



𠄎

𠄎

日

𠄎

卯

𠄎

卷之盛
氏墨彪

紫陽毛詩集傳往往不依小序而於鄭國風一切目爲淫奔之詩先儒議之詳矣蓋朱子篤信孔子所言鄭聲淫云爾夫孔子於鄭固謂其聲淫非曰詩淫也所謂鄭聲好濫淫志是也春秋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又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齋賦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而宣子喜之其皆非淫詩明也否則牀第之言踰闕不且與伯有同戮乎然吾嘗觀朱子語錄其論東山鳴鴉詩云惜注已行不及更改則知集傳爲紫陽晚年未定之書學者正不得膠一說以自畫也審矣吾友梁谿秦太史留仙先生著毛詩日箋六卷屬余論定而弁以序余卒讀其書大善之其閒雖不盡取小序然能精擇毛鄭舊說以會粹於歐蘇王呂程李輔巖諸儒之言而折衷于朱子閒發己意必協於義理之正而於近儒說詩若郝敬何楷顧炎武諸家皆取節焉獨於明嘉靖時所出之子貢詩傳申培詩說排擯不錄

一語其於古書之真偽昭然分白黑而別淄澠其識甚卓今梓是箋以啟來學蓋有與集傳相發明者不可謂非紫陽氏之功臣也康熙庚辰且月商邱宋犖序

王阮亭先生手柬

前承寄示大著日箋折衷盡善既正紫陽之誤亦通毛鄭之郵兼去楚望之矯向欲有所論述日箋出可無事枝贅矣未卜已付剞劂否欲作跋數行略見同志以量移秋官又兼督捕五官並用日不暇給筆墨之緣遽成隔世奈何奈何因及門顧俠君南還之便附候新社近刻二種請教以當一夕之談年侍期王士禛頓首

毛詩日箋卷一

句吳秦松齡學

周南

關雎篇

毛氏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蓋未嘗不以淑女指后妃也鄭氏乃以淑女爲三夫人以下歐陽氏非之謂上言雎鳩方取物以比興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以下則終篇更無一語以及太姒且關雎本謂文王太姒而終篇無一語及之此豈近於人情歐陽氏之論當矣鄭氏云左右助也后妃將其苜菜之俎必有助而求之者歐陽氏嚴氏皆遵之惟以淑女指太姒爲不同謂寤寐之求鐘鼓琴瑟之樂乃太姒求得左右之賢爲不妒忌之德此爲合於序意而朱子呂氏不用舊說以后妃之未得已得爲言於不淫不傷之旨合學者兩存其說可也

卷耳篇

序曰后妃之志也嚴氏曰言后妃之志者謂因備酒漿而念及臣下之勤勞耳呂氏曰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轅釜之聲則門無嘉客况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兔置篇

兔置序言后妃之化朱子以爲文王德化之盛夫齊家本於修身后妃之化莫非文王之德化也語似相戾而義實相該言秣其馬

歐陽氏曰言秣其馬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嚴氏謂其近於狎暱然狎暱之想不可有而悅慕之心不能無也

朱子以爲悅之至敬之深最得其情矣

父母孔邇

諸家或以父母爲指文王或以爲指其夫之父母二說皆善終不若指文王者之切事情也嚴氏謂以父母喻文王非以服事殷者之所敢安似矣然以服事殷文王之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非卽父母孔邇之人情乎亦文王所不能禁也

召南

草蟲篇

此篇毛鄭以爲出嫁在途之女按序止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無在途之說也其爲行役大夫之妻較然無可疑者而以禮自防之意亦於言外可見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朱子謂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是也下二章皆同此意而歐陽氏曰當紂之末世淫風大行此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不爲淫風所化見彼草蟲嘒嘒然而嗚呼阜螽趨趨然而從之有如男女非其匹偶而

相呼誘以淫奔者故指以爲戒而守禮自防以待君子之歸如此解雖於義無傷而於辭太鑿矣

采蘋篇

序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王氏曰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變所謂能循法度呂氏曰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禋成焉嚴氏謂王氏未盡詩之意蓋法度者儀物也能循者敬也非敬則儀物之常何足爲美乎輔氏謂東萊亦說得好但詩意尤在有齊季女一句上愚謂祭祀固以齋敬爲主然齋敬之心於何見之亦只是物物有常事事不苟耳王氏呂氏之言未可謂之不盡詩意也 鄭氏因季女之文謂是大夫妻之未嫁者古者先嫁三月教於公宮教成祭之此與昏義合然序言大夫妻決非未嫁之女矣呂氏曰大夫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耳

行露篇

此詩乃貞女見陵於強暴幾無以自明得召伯之明而辨之曰穿屋曰穿墉事之難辨者也曰室家不足曰亦不女從事之終獲辨也貞女幸其得白而自明其心如此非必卽訴於召伯之辭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殷其雷朱子呂氏嚴氏皆以爲興而鄭氏云雷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蘇氏則曰雷聲隱然南山之陽耳然而不可得見召南之君子遠行從政其室家思一見之而不得如是雷也二說皆兼比於義竝通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嚴氏曰男當先求於女今反欲遣媒妁以語男家是斯義未當夫女子雖有過時之懼若遣媒妁以語男家是無廉恥之防豈文王之教乎歐陽氏曰謂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則猶

是望庶士之遣媒相通得其旨矣

三五在東

三五在東維參與昴朱子謂因所見以起興是也或以三五喻夫人或以參昴喻娣媵失之泥矣

抱衾與裯

程子曰賤妾得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而教化行矣

江有汜篇

按此詩所以美媵其曰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者蓋謂不得進御於君非必待年於國也其曰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其嘯也歌者乃深望其能悔正媵之不怨處非必嫡之果悔也蘇氏曰不敢怨而歎其悔耳夫不敢怨者悔之道也斯言精矣或云如是則文王后妃之化能被於媵而不能被於嫡曰聖人之教亦有不能盡及者如行露之詩有守禮之女不能必其無強暴之男

也

吉士誘之

嚴氏曰無禮者豈是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乃爲此猶今責人者言謹厚者亦復爲之

何彼穠矣篇

顧炎武曰山堂考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於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于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與書言靈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孫蹶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雝之德何以使人化

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雝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史之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爲燕樂用之爲鄉樂用之爲射樂用之爲房中樂而鼓鐘之卒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箭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衰矣麥禾之取繻葛之戰幾無以令于兄弟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强大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媾之夙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興周道於東方之意乎蓋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疑之而爲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 又曰何彼穠矣

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

于嗟乎騶虞

騶虞毛氏以爲義獸歐陽氏曰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騶虞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呼其官而嗟歎之蓋深歎文王不忍殺物之仁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嚴氏又以爲二官名引月令左傳爲證亦有依據按爾雅無騶虞名毛氏之說不足從也

邶
柏舟篇

此篇列女傳以爲衛宣夫人之詩本於魯詩說朱子亦以其首尾辭氣卑順柔弱斷是婦人不得志于其夫而作今玩其辭氣亦不甚似婦人卽似矣然而古之忠臣不得於其君義不忍於

決去心志掩抑不欲斥言君父則或託於婦人之怨思以自言其情序云仁而不遇其義更深長也 我心匪鑿不可以茹歐陽氏曰鑿納影於內凡物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不能兼容善惡

日月篇

諸家皆謂此詩作於州吁弑嫡之後朱子則曰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此詩之所以爲厚是謂作於莊公時也玩詩中四言胡能有定是尙望其定也其在國亂未成之時乎朱子之解精矣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朱子曰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不若嚴氏曰今國家之亂是可憂也若往日之事則使我可忘不復追咎之矣

惠然肯來莫往莫來

惠然肯來恐猶是期望之辭云庶幾其惠然肯來乎然終於莫往莫來也

願言則嚏

鄭氏曰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嚴氏曰當州吁莫來之時不復省記其母故欲其嚏而知己念之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歐陽氏曰士卒將行與其家室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乎若求我與馬當于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此說得之嚴氏謂爰居爰處指居者爰喪其馬指行者不必然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此章諸家皆以爲行役者追述始爲室家之時約誓之言不必然也蓋卽其臨行相約之辭耳凡人雖料從軍之必死豈不猶望生還而與室家偕老乎故言死生將契闊矣然與子約萬一得歸終當與子偕老也下章則又爲必不得歸之辭

匏有苦葉篇

序曰刺宣公而朱子但以爲刺淫亂之詩今雖未敢必其爲刺宣公然觀全篇辭旨隱約若有不敢斥言之意序之說未可廢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黃氏曰嚴華谷云谷風來自大谷之風怒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所謂暘暘其陰也皆喻其夫暴無恩且云舊說以谷風爲生長之風習習爲和小雅谷風二章維風及頽非和也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愚按毛氏以谷風爲東風本不可曉特言之熟而不覺耳今嚴氏以谷字尋意又以小雅之谷風爲證似覺明白然習習終是和意恐不過感興未必以風之暴比夫之怒也

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

嚴氏曰昔者生育男女惟恐生育而貧窮慮食指之眾也故與爾盡力顛覆以營家業愚按詩意不過云昔者相與爲生理惟

恐其窮以及於顛覆如朱子之說耳未必言生育男女也
簡兮篇

朱子謂是賢者不得志仕於伶官而作若自譽而實自嘲也何楷曰以詩觀之若有力如虎赫如渥赭皆旁觀贊歎之辭絕非自作之語何氏之言是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華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衛女思歸心切作此懸擬之辭正如杜工部詩卽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也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鄭氏曰旣不得歸且欲乘車出遊以寫我憂朱子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衛地耳愚按詩意乃衛女思歸而不得爲此無聊賴之言不必實有其事詩人之言何可泥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此衛之賢者仕不得志偶出北門而作是詩耳孔氏以爲背明

向陰而行猶已居亂世嚮暗君而仕不必然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

顧炎武曰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嚴氏曰其虛其邪則猶有眷戀故國之意既亟只且則暴虐已甚不可以少留矣

鄘

髡彼兩髦實維我儀

鄭氏曰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嚴氏曰守志不嫁不事膏沐髡然垂其兩髦如幼時之狀者實是我嫠居之容儀按髦者子事父母之飾雖男角女羈見於內則女子幼時亦有此制未聞以是爲嫠居之容也何楷曰共姜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其生前事親之飾言之此說得之

君子偕老篇

嚴氏曰此詩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姜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夙退二語猗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意也 呂氏曰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秉心塞淵

董斯張曰衛燬亦是中才不得援剛而塞齊聖廣淵例看塞如不變塞之塞有鬱而不舒斂而不放之意淵如深淵之淵有兢然若臨惕然若隕之意

子子于旄在後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諸家皆謂衛之卿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程子則曰素絲束帛也謂以素絲乘馬行禮於賢者蘇氏則曰古者招大夫以旌千旄所以招之也素絲良馬所以贈之也既有以贈之故人思有以畀之也愚按二家之說似爲得情言衛之大夫禮意如此之勤則所見之賢者將如何告以善道乎

載馳篇

朱子以爲許穆夫人歸唁其兄已在途而許之大夫追止之非也蓋泥詩辭太過耳夫人思歸而不得故設爲馳驅至漕之想而豈其實事耶夫人豈不知己之不當歸哉豈遂以歸之有救於衛哉然而夫人之歸義當止也衛之覆滅許當救也許人但阻夫人之歸而絕無相救之策遣大夫而唁之聊且塞責耳夫人不勝其憤激欲以女子而爲赴難乞師之舉曰載馳載驅曰控於大邦皆許人所當爲而夫人所不可爲者若曰許人既不爲我不得不自爲之也託言歸唁實以責許也 旣不我嘉

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朱子曰不以我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己也呂氏曰許人旣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爲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臧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下章不閱謂曉然易見初不閱也按朱子之說明淨東萊之說深婉宜竝存之諸家皆不及也

衛

奇重較兮

黃氏曰車中俯而憑處爲式式上平立而憑處爲較故曰重較

呂和叔云

碩人篇

郝敬曰此詩本爲閔莊姜而無一語道其憂閔之情與莊公不答之事但極稱夫人族類之盛容貌之美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就恆情易曉者開喻而莊姜之賢不復爲昏主道矣

施罟濊濊鱸鮓發發

嚴氏曰喻莊公求昏於齊而得貴女猶衡門以河魴喻齊姜也按詩只是形容齊地物產之饒耳未必有比喻之意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舊說以老使我怨爲老而見棄嚴氏曰詩言總角之宴則始笄便爲此氓之婦又言三歲食貧三歲爲婦是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此說有理然其解曰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見棄若我從爾至老其被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又覺太費周折愚謂詩意蓋云始也本期與爾偕老今未久而見棄將終身不得其所雖至老猶使我怨也

垂帶悸兮

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朱子曰悸帶下垂之貌錢氏曰悸心動也愚詳文義畢竟作心動爲切或謂上言容兮遂兮方狀其舒緩放肆安得下言心動不知舒緩放肆之人其心茫

無所主雖被服雍容時露不能自持之狀今之紈袴子弟大都如此

伯兮篇

序曰刺時也范氏曰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故聖人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惻怛不啻如在己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家室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木瓜篇

序謂衛國有狄人之敗齊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子疑爲男女相贈答之辭意亦相似但從舊說則辭旨溫厚以爲男女贈答則索然無味矣嚴氏曰感其救患之恩爲瓊瓜不等之喻非以尋常施報論也

王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鍾惺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以黍離爲固然而不知此爲何地矣

君子陽陽篇

余德鄰曰簡兮之詩衛之賢以萬舞爲恥君子陽陽周之賢以執簧執翽爲樂均一棄賢也然賢者有恥心則國猶可爲也賢者而樂於執簧執翽則國非其國矣周之事尚忍言哉

揚之水篇

詩人託言揚之水以喻周室衰弱政令不行於諸侯今之戍申者僅我東周之人他國之人無有也此時周室漸卑卽以大義召發諸侯未必盡能聽命況平王忘弑父之大讐懷立己之私恩爲戍申之舉誰從之乎其言不我戍申者雖怨他人之不共戍實隱言其不當戍也 鄒忠胤曰甫許與申接壤當是楚因伐申而并侵甫及許容有之卽不然而二國惕於震鄰或邀王靈并爲之戍亦非必待其見侵也 竹書紀幽王旣弑立宜

白於申者許男與焉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中谷有雝嘆其乾矣

嚴氏曰舊說以雝草嘆乾喻夫婦相棄非也此詩但以歲旱草枯興亂世饑年之憔悴蕭索無潤色氣象耳由是而致夫婦相棄故曰遇人之艱難蓋棄妻不怨其夫而以爲時之艱難使然遇人之不淑矣

鄭氏曰淑善也君子於己不善也按上章方憫其窮厄今遽責其不善殊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意呂氏曰古人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朱子取之是也

尚寐無吪

序言君子不樂其生謂當時之君子傷心時事無可奈何絕無生趣也詩言尚寐無吪者謂惟有昏睡不動付世事於不知耳似不必以爲不動以死也

葛藟篇

葛藟而生河上得河之潤以爲長猶王族之託王以爲盛也今平王疏遠骨肉無親親之道兄弟共父母者也兄弟而可遠必使我謂他人父母而後可即使謂他人父母亦孰有願我者哉如所云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也

彼采葛兮 彼采蕭兮 彼采艾兮

序曰懼讒也郝敬曰葛之爲物可以織讒言蔓引何以異葛蕭之爲物可以熱讒言薰灼何以異蕭艾之爲物可以灸讒言灼膚何以異艾似於取喻之意爲得 蕭祭祀以脂熬之爲香

大車篇

序謂陳古以刺今呂氏曰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文武成康之後與蓋惟能止其奔不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顧炎武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邱中有麻彼留子嗟

毛鄭以留爲氏然無所考證歐陽氏極辨其非當從歐陽氏以爲滯留之留也 詩人不斥言其君之不用賢因託言賢士之不進用或因植麻之故遲回邱隴間而不遽來乎亦微辭也

鄭

將仲子篇

將仲子三章摹畫莊公心事曲盡云仲之言豈不可懷段豈不當速除但父母諸兄國人必有以殺弟見責者俟其作難而後除之則可以謝眾口矣 莊公蓄謀深狡以爲人莫知其隱孰知詩人代爲寫照如此所謂如見肺肝者哉

叔于田二篇

先儒皆謂叔段不義得眾國人愛之而作今觀其所以美叔者無非飲酒服馬之能馳騁射御之精宛然一放縱無禮之公子也然則愛之者非狎昵之羣小卽徒搏之勇夫耳豈舉國之人愛之乎小人之所愛君子之所惡也 嚴氏曰首序以爲刺莊

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 檀弓暴虎獻于公所黃氏曰晦庵以公爲莊公華谷遂以爲叔段在鄭從莊公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愚恐叔段強恣於外未必入鄭肯從莊公田叔段君臨大邑未必可身自檀弓若段果從莊公之狩而獻于公所正退守人臣之分安得言相陵耶愚按毛傳云叔之從公田也則其說不始於朱子方叔段之未襲鄭也君臣之分未絕安知叔段之必不入鄭而從田耶檀弓暴虎正叔段好勇輕脫之常態得虎以獻莊公乃自矜武力以驕其兄嚴氏之說極爲得情黃氏駁之非也

遵大路篇

此詩序以爲莊公失道君子去國國人思望之辭朱子改爲淫婦人之辭殊不似執袪執手乃國人惜君子之去深致其繾綣之意何必婦人也
有女同車篇

舊說以有女卽孟姜嚴氏謂有女言鄭忽所取他國之女彼美孟姜指忽所不取者亦有理宜竝存之

摯兮篇

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何楷曰如後序言則此詩語乃絕無人臣禮豈可以爲訓嚴氏謂是小臣憂國之言尋味詩意似爲得之

彼狡童兮

狡童或謂指祭仲或謂指忽用事之人其說俱近理惟以爲指忽者不可從朱子曰昭公之爲人柔懦疏闊不可爲狡卽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嚴氏曰忽以世子爲鄭君其當時國人作詩義不得目爲狡童皆正論也

褻裳篇

序曰褻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孔氏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爲突

也正謂正爭者之是非去突而定忽嚴氏曰此詩及有女同車皆欲求援於大國以扶植之也王道既微小國無可控嚮往往思方伯之拯己霸圖能無興乎是可以觀世變矣一說狂童指祭仲卽扶蘇篇所謂狂且也鄧元錫云仲置君如弈棋然蓋其易也故詩數以狂童目焉

風雨篇

余德鄰曰亂世小人多而君子少幸一遇焉故曰心夷曰疾瘳曰云胡不喜猶莊子所謂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也

縞衣綦巾

嚴氏曰縞衣綦巾稱其妻猶云荆釵布裙也極得詩意蘇氏謂縞衣白衣男子之服綦巾蒼巾女子之服恐不必如此分別

有女如荼

孔氏謂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愚意如荼只言如茅華之輕白可愛耳未必女皆喪服也

野有蔓草篇

此詩諸家以爲男女婚娶失時邂逅相遇於野草之間玩詩中無狎昵之語未必然也且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昭十六年鄭六卿餞晉韓宣子於郊子驩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古人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未必名卿贈答專賦淫佚之辭也蘇氏曰鄭人困於亂政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也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謂然則彼姝者子何以畀之亦婦人也哉其說似可從何楷以詩首句蔓草二字偶符祭仲蔓草猶不可除之語遂謂國人託爲莊公愛仲之辭亦太鑿矣

毛詩日箋卷一

毛詩日箋卷二
齊
雞鳴篇

古說皆謂賢妃警其夫欲令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朱子云心嘗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爲眞嚴氏則曰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於是從曹氏之說謂哀公荒淫昏亂以雞聲爲蠅聲其說亦有理但古說非甚不安不當輕改況詩人之言於蠅聲之早晚何必泥也季本曰天將曙而蒼蠅始有聲此賢妃疑其已遲之辭也於次章曰蒼蠅已有聲矣然猶未大明故月光尙顯此賢妃幸其尙早之辭也疑其遲幸其早極爲得情且旣不肯古序又可解華谷之疑似可從

東方之日篇

詩刺淫奔而發端以東方之日月乃詩人深惡其事言日月照臨之下安得爲此醜行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首二句言其君之號令無常甚不足恃正如折柳而樊圃耳然
以柳樊圃狂夫亦必卻顧而不敢卽越如人臣聞君之命雖知
其無常亦不敢不顛倒衣裳也末二句正言其與居無節不必
謂歸咎於司漏者

南山篇

諸家皆以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而嚴氏謂全詩俱刺
魯桓以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也夫襄公身爲鳥獸之行國
人目之以雄狐誰曰不宜且詩曰曷又懷止曷又從止明指襄
公而言宜從舊說 郝敬曰亟稱魯道者闕外通闕行人共見
也亟稱齊子者明非齊婦也

婉兮變兮總角卝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鄭氏曰人君內修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
變之童子卝然而稚見之無幾何突然加冠如成人蘇氏朱子

益暢其旨大約謂凡事不須強求能循其序而爲之則可以忽
然而至其極也獨嚴氏謂此詩正言襄公之躡等而躁求玩詩
辭曰未幾曰突而其說亦通然終不若舊說之深婉有味也

盧令令篇

序云襄公好田獵百姓苦之陳古以諷焉何楷曰其人指襄公
也若謂陳古以諷則以仁與偲歸之似矣美且髫明是見前有
此人可亦謂是古人之髫耶其辨亦有理若如其說乃田獵者
獻媚襄公之辭詩人述之以爲刺耳

敝笱篇

郝敬曰莊公於文姜則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可制
魚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其妻則同敝笱矣故敝笱以
刺夫猗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載驅薄薄簞箒朱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諸家皆以上二句言襄公下二句言文姜蘇氏曰襄公疾驅其

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來會之極似二人急於淫會毫無羞恥之狀而嚴氏謂四句皆言文姜蓋不欲於一章之內分作兩人耳然終不若舊說之得情也

猗嗟篇

嚴氏曰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辭發之是其人之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者矣方此時采得於齊未有序說不知所刺何人所言何事中間有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人以魯莊爲齊侯之子詩人設爲諱護之辭以譏之讀者既默會其意乃再三諷詠之方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辭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魏

好人服之

好人毛傳以爲好女手之人朱子曰好人猶言大人也嚴氏亦

曰尊貴者之稱也今俗稱猶然按詩本刺褊褊急之俗必在上之人成之二家之說是也

汾沮洳篇

此詩刺貴人而親細事爲儉不中禮耳朱子曰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最爲簡暢而嚴氏泥序其君儉以能勤之語謂魏君親采莫之事公路之官猶不爲此恐未必然也 郝敬曰沾汗手足以求蔬菜非大人之事居上纖嗇其狀類此不必真有采莫采桑之行亦不必卽是公路公行之官

園有桃其實之殺

本句必以毛氏之解爲正謂園有桃則食其實國有民則用其力詩中雖無不能用民力之言而其意固在言外鄭氏云魏君不取於民食桃而已其說之陋不待言然謂二句止是託興無他意義恐未必然

陟岵篇

詩中父曰母曰兄曰諸家謂是父母兄臨行教戒之言朱子謂是行役者不忘其親想像其父母兄念己之言以兩說較之覺朱子之解意味深長徐士彰曰孝子思親不言己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己則所以存諸心者益切不言己之自慎而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保其身者益至詳味之藹然有天親慘怛之情焉

十畝之閒篇

蘇氏曰此君子不樂仕於朝之詩也朱子曰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與後序其國削小民無所居之說異然玩詩意二子之說得之

伐檀篇

蘇氏曰君子之仕於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於河此說未免牽強朱子以為美君子之不素餐與序意不合呂氏嚴氏俱從孔

碩鼠篇

疏身自伐檀之說又以太泥愚意詩人以伐檀喻君子之不得任用伐檀本以為車實之河干非其地懷材本以大受實之閒散非其任而舉目富貴之人皆無功食祿者也若君子之用於時則必有以稱其祿矣詩意恐只如此

朱子曰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黃氏曰鄭箋以碩鼠為斥其君非矣嚴氏以為指聚斂之臣又不若晦庵之說尤平易也 輔氏曰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我肯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決去焉非民之罪也 誰之永號姚舜牧曰哀哀寡婦誅求盡痛哭郊原何處邨此永號之謂也

唐

蟋蟀篇

呂氏曰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

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
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思其憂何楷曰職思其居思其外之可憂者不然思居思外所
思何事

山有樞篇

序曰刺晉昭公朱子以宛其死矣之言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
其論甚正然當其時曲沃之叛形已成昭公之死亡日迫而恬
不覺悟詩人之言亦所謂急不擇音也 呂氏曰詩人豈真欲
昭公驅馳飲樂者哉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呂祿棄軍其姑呂
嬖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
何楷曰此諸大夫哀昭公之將亡而私相告語之辭謂此岌岌
者國也此衣服車馬之物必非我輩所能享何不及今曳婁之
驅馳之之愉快而坐視其爲他人所欲乎亦通

揚之水篇

諸家皆謂國人叛昭公而歸沃獨嚴氏援據後事謂晉人無叛
心叛者潘父之徒耳詩人反辭以泄其謀欲昭公知之早爲之
備其說最爲深長 何楷曰桓叔篡晉之謀已定如白石在清
水之中昭然可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曰我聞有命
者通國皆知之辭曰不敢告人則固以告矣語甚隱妙是巧於
告密者

綢繆篇

序曰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朱子以爲國亂民貧
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昏姻者詩人述其夫婦相語喜而
自慶之辭是謂昏姻之已成者也嚴氏曰今夕是何月之夕乎
是十月嫁娶時也爾女子可以嫁而見此良人矣然國亂民散
不能備禮猶未得嫁故又歎此女子汝當如此良人何是謂昏
姻之未成者也夫詩云見此良人明是昏姻已成朱子之說是
也特謂喜甚而自慶之辭似於如此良人何語意未得蘇氏曰

今夕何夕云者幸之之辭也然而居於亂世家室不能相保既已成昏而懼其失之也則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此解得之

杕杜篇

舊說昭公不親其兄弟則如獨行道路之人踽踽然無所親曾杕杜之不如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不足恃也曰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依焉言必不相親必不相助也詩意曉然無可疑者朱子改爲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反覺少味

無衣篇

序云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朱子駁之謂武公弑君篡國王法必誅雖曰尙知王命而請之以自安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爲美非所以爲教也其論正矣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武公大夫之意耳戴岷隱曰已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爲請

命於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強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諷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忿豈曰無衣自誇強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詞也外示強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未可掩也按此解最得詩意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與豈曰無衣之言一也

有杕之杜篇

舊說特生之杜其陰至寡不足爲往來之庇故人無就之者人君無恩於人君子舍之而去詩意本自明白嚴氏以其義爲贅誤矣邱光庭曰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樹旣寡特而陰又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

葛生篇

廣漢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

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以百歲之後庶幾同歸於邱而已其亦傷之至也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嚴氏不用舊說斷以爲悼亡之詩亦通按世說云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未起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爲悼亡之詩舊矣

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鄭氏謂人之爲言是稱薦人舍旃舍旃是謗訕人歐陽氏非之謂下文再舉人之爲言而不舉舍旃舍旃者知非二事也其解詩曰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諸家多從之而嚴氏曰聞人之言語且未可信將舍之而不聽乎亦且不可如此但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矣似更爲曲盡

秦

車鄰篇

呂氏曰既見君子竝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日不樂逝者其耄悲歌感慨之氣也秦之彊以此而止於爲秦者亦以此姚舜牧曰大抵風俗以時變而不善變者未嘗不至於大敝秦初與民並坐鼓瑟何等簡易可親然其趨也必至於尊其臣卑其主而上之人不勝其憤則一變而森嚴其堂陛使侍者曾不得持尺寸以上殿焉是始之簡易可親者其極敝必至於禁嚴而難近也先王制禮嚴尊卑之分而未嘗不通上下之情正不如此此皆可謂善於論世

載獫狁驕

獫狁驕舊說以爲田犬名長喙獫短喙歇驕王雪山巖華谷戴岷隱以爲載獫於車中以歇其驕逸似可從但爾雅作犬名惟字皆從犬爲稍異則舊說不爲無據也朱子亦從舊說爲犬名而謂以車載犬以休其足力則與諸家之說相通宜從朱說

小戎篇

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卿大夫為將帥之妻也蓋温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

蒹葭篇

序曰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呂氏曰此詩全篇皆此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耳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百十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按呂氏之說即程子所云順而求之即易逆而求之則艱且遠也但以伊人為此理猶覺未安何楷曰伊人指文武也似為得之 郝敬曰周之興也詩歌蒹葭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厚篤祜開卜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蒹葭是肅殺之蕭晨也周禮廢而強梁腊毒兆二世撲滅之禍

陳

宛邱篇

序謂刺幽公游蕩無度朱子止以為刺游蕩者恐從舊說為是若是尋常游蕩之人安得擊鼓擊缶鷺羽鷺翻聲容如此之盛乎

東門之粉篇

上有宛邱之君則下有東門之人矣

衡門篇

序曰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歐陽氏曰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為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為而為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為而已朱子改為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雖於詩詞意極似終覺舊說有餘味

東門之池篇

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嚴氏曰僖公荒淫忠臣良士之言無由而入其君子無可奈何但因其好色思得淑女為其配偶庶幾優柔而漸入之如池之漚麻漸漬而化之也永嘉鄭氏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闔門之奧笑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

東門之楊篇

此詩總言男女之失時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則為時已晚昏以為期明星煌煌則益過時矣昏姻之時失則淫亂之風行所以為刺不必泥序親迎而女不至之說也

墓門篇

此詩因陳陀之為亂追咎桓公不制之於蚤又咎其不聽人言以至於顛倒後悔無及耳序云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乃衍說

也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蘇氏曰夫也不良指陳陀也陀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去昔者誰為此乎蓋歸咎桓公也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何楷曰歌以訊之訊予不顧指昔日言顛倒思予指今日言言雖訊之而我言終不蒙其顧念至今日身死未寒而顛倒狼狽若此使桓公地下有知亦必思我昔日之言然已無及矣皆追恨之辭

誰侮予美

毛氏曰侮張誑也朱子曰侮張欺誑也程子曰侮謂譎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惡而李氏引說文云侮雍蔽也蓋以欺誑為雍蔽也予美鄭氏以為指宣公何楷曰古者目君皆曰美人既為人所侮矣而猶呼曰予美忠愛之至也或謂指所美之賢者於義亦通但舊說本安不必改也朱子謂是男女之有私而憂或聞之之辭郝敬駁之曰以予美為男子則簡兮為怨女

矣以予美爲婦人則離騷爲曠夫矣從序則此詩爲忠憤從朱則此詩爲閨怨聖人刪定之義宜何從乎京山之言是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悄兮
嚴氏曰當月出皎潔之時感其所見興佼好之人顏色僚然而好其明豔白皙如月之初出而皎潔其行止舒遲窈糾然姿態之美也思而不可得則勞心悄然憂愁而靜默也此說與毛鄭蘇氏合而朱子則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爲之勞心悄然也較舊說爲勝詩記取之

株林篇

蘇氏曰靈公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將以從夏南耳非徒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耳朱子亦從之然不若呂氏曰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耳然而駕

我乘馬則舍於株林矣乘我乘駒則又食於株林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也辭旨婉約最妙 何楷曰言朝食於株則在株越宿可知

檜

羔裘篇

檜君國小不能自強於政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故詩人憂之嚴氏云非以羔裘狐裘爲大故而以逍遙翱翔爲可憂也舊說以其朝服燕而以祭服朝恐不必泥

隰有萋楚篇

後序謂是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此因後兩章有家室之語而爲是曲說耳朱子曰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最得詩意黃氏謂下章樂子之無室無家恐難指萋楚然則萋楚又可稱之爲子乎詩人之言難以理拘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

顧瞻周道

鄭氏曰周道周之政令也朱子曰適周之路也何楷曰詩言顧瞻雖指適周之路而意之所託則仍在西周盛時其禮樂刑政布在方策者與今之所行大不相同如孔子所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也

誰能烹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姚舜牧曰善治國者如烹小鮮烹而不漑焦且壞矣漑之釜鬻以善其烹此周道也當時天子衰微諸侯強大徵求下國無復膏澤存焉蓋未有以烹鮮之道行之者故詩人憮然歎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遂緊接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蓋深致望周道之復興與

曹

蒼兮蔚兮南山朝濟

蒼蔚毛氏曰雲興貌程子曰草木鬱茂之狀朱子從程不從毛朝濟毛氏曰升雲也朱子從之言小人眾多而氣燄盛各取其義之當也嚴氏解南山朝濟爲樵者朝升於南山之上而采草木似乎創解然張子有詩云林木南山蒼蔚時工斤樵斧共朝濟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饑乃知此說由來舊矣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

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故居一以待之無不及者深得均平專一之意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

程子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莖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皆不得其所也嚴氏曰泉流自上而下可以及物宜其灌良苗也今其

所浸乃叢生之稂稂莠之盛見田野荒蕪民不得其所也二說皆有理然玩詩下泉而曰冽苞稂而曰浸正與末章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相反則程子之說尤長也呂氏曰匪風下泉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幽

一之日二之日

朱子曰一之日謂斗建子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戴岷隱曰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幽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於十自正月至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月而言日懼其與月相亂也先儒之說大約如此而黃氏曰一日二日蓋主於陽復而起數何楷曰本天而言則主日以冬至爲日長一綫之始也本曆而言則主月

以孟春爲夏正建寅之始也按何氏之說本於黃氏而益精矣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公子或以爲女或以爲男未知孰是但婦人謂嫁曰歸旣曰同歸似非男也且諸侯之子凡男女皆得稱公子左傳云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則以爲女公子者非無據也女心傷悲先儒謂其豫有離親之感是也而嚴氏以爲非經意夫苟無離親之感則所傷悲者何事乎

猗彼女桑

毛氏曰角而束之曰猗蘇氏曰取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嚴氏曰猗倚也倚取之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玩猗字之義蘇氏爲確朱子從之

爲公子裳

此公子諸家皆不言女嚴氏曰不敢言幽公之裳而託言公子

也獨何楷亦以爲女公子言玄黃以獻其君其朱色之鮮明者
婦人女子尤愛之故取以爲公子裳表藹然家人一體之意亦
通

十月隕穽

毛氏曰隕墜穽落也黃氏曰以穽爲落則與隕字之義何別當
采說文之意乾葉爲穽

爲公子裘

何楷曰此公子謂幽公之子與上章女公子不同蠶績者婦人
之事則我朱孔陽以獻公之女狩獵者男子之事則取彼狐狸
以獻公之子亦各從其類也

曰爲改歲

黃氏曰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尙矣岷隱曰十
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於亥而止復起於子故謂之改
歲非三正之謂也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

之始愚恐詩意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爲塞瑾之
計非必謂塞瑾之時爲改歲之時也此論甚當何楷亦曰旣以
十月爲改歲則又何云二之日爲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
矛盾矣按改歲原不正指十月乃預計之詞玩本文語意自明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
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
疆

姚舜牧曰藏冰獻祭是民之共宴饗稱觴是民之厚然詩意全
不在此若曰二之日不獨績武功三之日四之日不獨于耜舉
趾又有藏冰獻祭一事亦係於職分而不可已者九月十月不
獨築場圃納禾稼又有宴饗稱觴一節亦根於至情而不容已
者總見農夫無一刻之暇爲之上者不可頃刻忘稼穡之務也

鴟鵂篇

周公居東東征或以爲一事詩作於旣誅管蔡之後或以爲二

事詩作於東征之前其以爲一事者本於孔氏據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居東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耳周公既誅管蔡懼成王疑已戮其兄弟故作詩以曉諭成王也朱子初從其說其以爲二事者本於鄭氏蔡仲默解金縢從之朱子又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初謂當從古注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因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後人爲之說曰居東者周公始聞流言而避居於東也東征者成王既迎周公以歸往征其罪也金縢云居東二年東山云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則知非一時事矣愚按鴟鴞詩今在東山之前則作詩在前東征在後頗爲明據且朱子之定論合於天理人情之正不可易也 金仁山曰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迫蓋憂武庚之必反王室之必危也昔也武庚以周公利權閒三叔而今也奄君又以周公見疑嗾武庚則躑躅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爲成王言之曰鴟鴞

鴟鴞既取我子謂其已誘管蔡也毋毀我室謂其勿更搖毀王室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章言先王創業之備固也今此下民孰敢侮子微管蔡之內叛武庚之外連則固未易侮也三章言先王之勤勞也四章言王室之孤危外患之必至其辭不得不迫也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管蔡武庚卒於叛蓋其參謀造禍非一日矣 何楷曰次章承上章毀室言而深以綢繆牖戶爲成王望也四章風雨漂搖乃未然事與次章未陰雨相應今雖未至於此而後來必至於此也其說甚當 鶴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詩程朱二子之說不同程子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夫而悲歎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念其將至而洒掃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

不見今三年矣嚴氏曰此皆想其婦在家之歎望蓋行人念家之情如白居易詩云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也朱子曰行者之妻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於家于是洒掃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於粟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何楷曰闊別許久見故園風物依然如舊似喜似驚有無限感慨況其家室乎唐詩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意與此同按二說俱有理趣宜並從之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駮其馬親結其禕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諸家謂上章詠舊有室家者此章詠新有室家者是矣而鄭氏解未二句曰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何如也又極敘其情樂而戲之如鄭氏說則詩皆追述昔日之事非初婚也何楷曰以前章果羸施宇熠燿宵行及有敦瓜苦等語思之彼皆

夏末秋初所有而倉庚之鳴正在仲春之月時不相值則于飛結禕其爲追述之語無可疑者故當以鄭箋之解爲正按此說亦甚有理

破斧篇

鄭氏以破斧缺斨爲四國流言旣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甚失詩人本旨此詩總是發明周公大公至正之心全是爲民非以自救而當日從軍之士亦深知其心雖破斧缺斨不以爲勞耳朱子謂是從軍者答周公前篇之意亦不必泥也

我覲之子籩豆有踐

郝敬曰設其籩豆踐然成列君臣相與燕笑一見而往事釋然矣聖人豈有成心乎

九罭之魚鱒魴

九罭諸家或以爲大網或以爲小網鱒魴或以爲大魚或以爲

小魚未有定說程子曰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其說平順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諸家多以爲東人欲留公之辭夫居東周公之不幸也東人當以朝廷之失公爲憂不當以東土之得公爲喜故謂是東人留公者未必然也程子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也終當以此說爲正

狼跋篇

程子曰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絜周公無利欲之蔽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安也異於狼之跋蹇矣又曰先儒以狼跋蹇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程子之言是也而何楷曰跋

胡比公之進而立朝遭流言之變蹇尾比公之退而居東至二年之久詩人略假荒迫之狀爲喻如易所稱羝羊觸藩云者非以狼爲公比也亦通

毛詩日箋卷二

毛詩日箋卷三
小雅
鹿鳴之什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倣

鄭氏曰視古示字也朱子曰言嘉賓之德音甚明是以示民使不佻薄而君子所當則倣而曹氏嚴氏謂與視民如傷同義言嘉賓教益於我皆有德之言甚昭明矣其視民則不薄之謂所言皆仁厚也此不欲改視爲示耳然終不若鄭氏之義爲當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子曰翩翩者騅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勞苦在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爲憂也詩意已盡而嚴氏謂鶉鳩性壹而孝今使人不暇孝養其父鶉鳩之不如說本於蘇氏頗近穿鑿

將母來諗

鄭氏曰諗告也朱子曰以不獲養父母之情來告其君也非使人自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耳諸家多從之是矣而何楷曰將母來諗者言以已欲將母之情來告於其母也蓋父母愛子之情雖一而父或猶知大義母未必不牽於私情故思所以慰其意者如此按此說亦爲得情

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征夫毛氏曰行人也是卽謂使臣也孔氏曰使與上介眾介朱子曰使臣與其屬也是所謂征夫使臣亦在內也而嚴氏云每懷靡及征夫如此使臣可知則使臣在征夫之外矣詩意恐不然何楷曰文王所遣必非一使則眾多並行正謂同時出使之人耳

周爰咨諏

毛氏曰忠信爲周鄭氏曰大夫出使驅馳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呂氏曰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用也後

儒多解爲周徧之周固爲簡明但國語叔孫穆子聘晉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則毛氏之說未可非也

常棣篇

嚴氏曰此詩專以死喪急難之事明兄弟恩義之至切雖朋友妻子皆不如兄弟之重八章之中勤拳反覆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其事雖已往而懇切哀傷之心其痛猶未定也詩中雖不言管蔡之事而閔管蔡之心惻然溢於言辭之表矣東坡詩曰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閭最說得周公之心出鄂不韡韡不鄭氏曰當作柎鄂足也歐陽氏曰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義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爲柎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諸家從之是矣然古不與柎皆爲夫音華不注山不亦讀作夫伏琛齊記引虞摯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於水亦可以證鄭氏之說學者所當知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

兄弟求矣諸家解下二句俱蒙上文死喪之威而言而歐陽氏則曰凡人有死喪可畏之事惟兄弟是念雖在原隰廣野眾聚之中必求其兄弟語氣似作兩事按本文威與哀下各以兄弟承接則分爲兩事亦得脊令在原兄弟急難何楷曰禽經云脊令友悌張華注云脊令其母者飛鳴不相離故取以喻兄弟此與舊解不同存之以備一說何楷又曰兄弟急難者言兄弟當相急於患難謂相救也春秋傳急病讓夷戰國策以公子能急人之困字法同此此解急難二字最精當從

伐木丁丁

嚴氏曰山中伐木其聲丁丁然相應是與人共伐之有朋友之義焉愚謂丁丁止取其聲之相應耳不必言與人共伐也邱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于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此說得之

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諸家或以肥羜肥牡爲禮之隆殺何楷曰醴酒灑埽陳饋羜牡皆一時事互文以相通耳先言諸父後言諸舅親疏之序也極是

盥適不來微我弗顧 盥適不來微我有咎

鄧玄錫曰以速諸父舅而不來也盥其適然他有故而不來乎將無我弗顧我有咎而不來也自反深而望切矣按此解與舊說稍異然意甚肫切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嚴氏曰凡言我皆燕朋友者自我也鄭氏以爲族人陳王之恩則是臣答君之辭非君燕臣之辭矣君燕臣之樂歌但當述已待臣之意不當述其臣感己之辭也

天保篇

序云下報上也諸家皆言祝其君之福祿惟嚴氏曰天下無德外之福故詩人祝君必本之以德曰厚曰益曰穀皆以俾爾言

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曰興曰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
祝君之福也歸美之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爲言福祿則全篇
皆容悅之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耶愚按五章言貽爾多福
而極之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明是以德爲福豈有德極於羣黎
百姓而反無一語歸本君身之理嚴氏之說是也 何福不除
程子曰除有消去之義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嚴氏曰
言何等福不消受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顧炎武曰夫使機
智日生而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

采薇篇

序曰遣戍役先儒皆從之而近儒季本鄒忠胤何楷謂是勞還
之詩何楷曰一月三捷自是紀述實事之語若遣行時安得有
此鄒忠胤曰序以采薇爲遣戍夫楊柳依依則正薇柔時也雨
雪霏霏則正歲暮時也撫今追昔道其實歷之景如此若云預
道歸時之景豈有方遣之日而遂以爲昔往是莊子所謂今日

適越而昔日至矣其說亦似有理但按先儒之說謂一月三捷
乃言將士之心自期一月閒三戰而三捷耳昔我往矣一章乃
設爲役人預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旣體其情又勉
以義可謂曲盡事理後人不當以一時新奇之見輕廢舊說也
彼旃旒斯胡不旆旆

朱子曰旆旆飛揚貌嚴氏曰彼旃與旒皆旆旆然飛揚軍容甚
張也其說是矣而呂氏曰爲將者指其旃旒而言曰彼旃旒斯
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
心觀之亦若旌旗隨人意而不舒也按建而不旆援據左傳而
此解與下文憂心悄悄妙有關生亦未可廢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朱子曰此言其旣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
見其出之久也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
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

道時也二子之言亦甚明白矣嚴氏獨以昔我往矣爲移師伐西戎謂采薇言往自周北戍之時也此詩言往自朔方西伐之時也采薇言來初期歸時也此詩言來自西戎歸而在道之時也推嚴氏之意止因黍稷方華鄭氏以爲六月時自采薇爲二月以至六月不應在道太久故斷以爲西伐時耳不知詩人之言難太拘泥黍稷方華或是既至朔方所見亦不必定言在道也鄭氏曰此時始出壘征伐獫狁亦此意也

春日遲遲卉日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獫狁于夷

嚴氏曰上章言其未歸也室家望之此章言其既歸也室家喜之按詩意喜南仲平獫狁而歸爲之敘景物之暄妍稱將率之功伐耳絕不似室家之言也嚴氏以采芣爲婦人之事謂是述其所見恐不然

有林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

夫歸止

何楷曰以秋杜逢春而生意改觀如此閨中思婦其何以堪產木萋止復從秋杜而推廣之見萋萋不獨一秋杜含悲更深此卽舊說感時物之變耳而語意益曲至

憂我父母

嚴氏曰婦以事舅姑爲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父母孔邇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之歸則曰憂我父母蓋謂父母憂之當早歸也汝墳則下之人明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其情各盡其道也

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此皆意料之辭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呂氏曰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

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白華之什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嚴氏曰綏之謂燕飲以安之醴酒不設而穆生去蓋禮貌衰則不能安賢者之心也何楷曰綏安也纏綿周至以安嘉賓之心亦猶樛木之下垂而使其繫心於我也俱得之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既見君子鄭氏曰諸侯朝見於天子是稱天子為君子也朱子謂是天子見諸侯稱諸侯為君子詳全篇之意終似下頌其上之辭宜從鄭說 有譽處兮鄭氏曰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嚴氏曰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接之以溫厚故下情喜悅稱贊天子曰宜其有譽處也有譽則得其名有處則保其位而張氏曰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詩記取之二說俱可從

厭厭夜飲

嚴氏曰厭厭夜飲為以漸至醉浸漬厭足之意毛以為安孔以為閒蘇以為久其義一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此說得之諸家於取喻或求之太過如蘇氏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語意雖妙恐非詩人本旨

彤弓篇

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韞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韞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

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
彤弓召兮是已 彤弓召兮受言藏之鄭氏曰言謂王策命也
孔氏曰藏之者藏之於家以示子孫言諸侯既受此弓因命之
曰汝得此弓以歸尙其寶藏之後儒之解與此不同然舊說終
不可廢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菁菁者莪在彼中
陵

羅願曰莪水中所生陵阿亦通有之此雖可食之菜然彼中阿
沚陵有在者焉而未采蓋育之而使成也亦地之良者善養物
君之仁者善養士故以爲能養育人材焉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

王氏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四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
物而閑之之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又
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

侵鎬及方

孔氏曰劉向疏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
去京師千里朱子曰鎬非鎬京之鎬亦未詳所在何楷曰下章
先言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而後卽繼之云來歸自鎬則鎬地必
近太原古文鎬鄆通用荀子武王以鄆史記周本紀復都豐鄆
漢書戎敗我驪遂亡鄆鄆皆以鎬爲鄆若此詩之鎬乃鄆地也
鄆本晉邑管仲對鄆邑之黍齊弦施伐晉取鄆公羊傳桓十五
年公會齊侯于鄆皆此鄆也漢光武卽位鄆南始分鄆爲二字
名高邑縣今尙存原名隸真定府其地正與山西太原接壤在
漢均屬恆山國其爲此詩之鎬矣

至于太原

顧炎武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大
原陽曲者始於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
詩則必求涇陽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

郡有涇陽縣開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
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
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太原當
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耳計周之
禦獵猶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
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
方而國語宣王料民於太原亦以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
料之於晉國也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
太原而天下潰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若書禹貢旣修太原
至於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
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太原爲周
之太原乎愚按太原舊以爲今太原陽曲何氏之以鎬爲鄙亦
爲其近太原也今顧氏則謂周之太原爲今之平涼其論極爲
博辨俱存之以備參攷

吉甫燕喜旣多受祉

鄭氏曰吉甫旣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
受賞賜也朱子以爲吉甫之私燕愚按此詩全篇語意鄭重先
言奉命出師後言凱旋飲至體當如是鄭說是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

芑朱子從毛氏以爲菜宜馬食諸家或以爲穀未知孰是郝敬
曰中衰之後田野不治今薄言采芑于彼再歲之新田于此初
墾之舊畝王師所過嘉穀被野曠土闢而田野治矣此則以爲
穀者也

鴝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

鄭氏曰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
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朱子曰言隼飛戾天而亦
集於所止以興眾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二說俱可
從

克壯其猶

嚴氏曰或以克壯其猶爲勇決之意今考方叔南征服其命服有瑋蔥珩其從容閒暇如此卒使蠻荆聞風畏服不戰而屈之非取其老而勇決若嬰鑠翁之爲也易大壯注壯者威盛強猛之名詩人之意正謂少年輕俊之人往往以勇力求勝未能深謀遠慮惟方叔老成故能尙謀不尙戰以謀爲壯不以力爲壯也按此論最有深識如趙充國之於金城亦可謂克壯其猶矣

車攻篇

蔡汝楠曰周公營雒非獨化殷中原之地鎬遠雒近雒中乃兵車輻輳之地天子都鎬以建邦極幸雒以合中原正聖人貽謀之精也車攻幸雒蒐狩故詩人美而詠之助我舉柴毛氏曰柴積也朱子曰說文作桴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先儒俱無異說而姚舜牧曰按虞書柴望秩于山川禮天子巡狩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柴者燔柴以祭天也巡狩至

方岳亦燔柴以祭天專祭此方岳之神時必取用犧牲故云射夫旣同助我舉柴謂助我舉此柴望之禮也按此說頗有依據故存之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李氏曰歐陽公詩有曰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蘇長公詩曰令嚴鉦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皆效此詩而作也竊謂杜工部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蚤得此意矣

吉日維戊旣伯旣禱田車旣好四牲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毛氏曰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孔氏曰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其說是矣而嚴氏曰旣伯謂有事於馬祖將用馬力而祭之也旣禱謂因祭而禱之願馬之強健而獲多也田車四語皆禱辭按嚴氏之說于旣伯旣禱二旣字有分曉亦可從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毛氏曰漆沮之水麋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之天子之所

朱子曰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
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覺朱子語意尤妙

鴻鴈之什

鴻鴈篇

此詩諸家解多互異歐陽氏以之子指宣王之使臣而於每章
首二語皆謂以喻使臣然玩卒章曰哀鳴嗷嗷似指流民非使
臣也朱子則曰之子流民自相謂也所解三章無言及使臣者
然玩首章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似指使臣也毛鄭以之子爲
侯伯卿士與使臣之意略同但其解維此哲人云哲人謂知王
之意及之子之事者解謂我宜驕云我之子自我也謂我役作
眾民爲驕奢今按上二章首二語下皆作流民美使臣之辭不
應此章獨作使臣口中語嚴氏謂哲人亦指使臣爲得之嚴氏
曰離散之餘初有定居生理未復故如鴻鴈嗷嗷然哀鳴赴訴
於使臣使臣能撫卹振濟之於是流民稱此使臣明哲故能知

我劬勞若使愚人爲使臣將謂我宜恣其驕求索無厭也

庭燎篇

此詩美宣王之勤政人主勵精於上羣工百執事莫不震動恪
恭有夜半而趨朝者詩總言其一時振作之象耳諸家或云宣
王問夜或作詩人設爲問答之辭俱無不可特序有因以箴之
之一言當因賢后脫簪之事而爲是說實則詩只是美宣王未
必有箴之之意也

沔水篇

郝敬曰諸侯不朝飛揚跋扈不循道理一二守禮者畏讒言之
及莫敢自必故諷王遠讒親諸侯以終大業也 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嚴氏曰嗟我親疏厚薄之人無肯
思亂者皆願治平也誰無父母乎皆有所顧惜也憂諸侯之背
叛而致禍亂將累其親也此說本東萊呂氏而更覺簡明 莫
肯念亂舊說謂莫肯念王室之亂於義亦通 馱彼飛隼率彼

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嚴氏曰一章言載飛載止喻諸侯或朝或不朝者二章言載飛載揚喻諸侯跋扈不朝者此章言率彼中陵喻諸侯循道而來朝者蘇氏曰厲王之亂諸侯恣行不可禁止宣王將復繩之而君子懼其不以漸治久亂而不以漸治亂之激也故告之曰隼舍其飛而循中陵斯已畏矣民猶將爲訛言以誣之不可不懲也今諸侯亦欲敬矣特爲讒言之興是以不至至而有讒恐不能免耳按此章蘇氏之說最爲得情而諸家解末二句謂是諸侯來朝者心懷疑懼相與語之辭此太泥我友二字耳夫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詩人於卒章明言之不必定以爲諸侯相語之辭也

鶴鳴篇

何楷曰此必宣王末年之詩意其時山甫吉甫張仲召虎諸賢皆已次第彫謝故其詩曰爰有樹檀其下維稗至如諫廢魯適

諫不藉千畝諫料民太原諫殺杜伯諸讜論皆不見聽此詩人所以益致意於他山之石也此說雖出於臆度然亦有理

有母之尸饗

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尸劬勞之事也嚴氏曰我有母在當主爲饗以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聰也二說俱可從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呂氏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廟廊之人也所謂伊人乃于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爲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爲榮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也按呂氏本於舊說而語意特爲曲至而嚴氏曰舊說以伊人逍遙爲賢者實來訪已非也伊人猶言彼人謂其人不在此而想像之稱非覲面之稱也若曰所謂彼人者願其來此逍遙也願其來此爲嘉客也蓋賢者去之國人思望之意也其言更有理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遐思

呂氏曰賢者舍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下二句乃與賢者決別之辭是以上二爾字爲責公侯下二爾字指賢者也而嚴氏曰彼去而已留於是羨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遯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愚按嚴氏以四爾字俱指賢者一章中文義歸一而惜賢者之去羨賢者之去又似體賢者之不容不去極得詩人微旨

黃鳥黃鳥無集於穀無啄我粟

集穀啄粟喻適異國者見侵迫之意其取意不在黃鳥也嚴氏謂黃鳥人所愛玩集木啄粟未爲侵害於人乃作與黃鳥告別之辭恐非是

我行其野篇

愚按此詩之意言我以惡木爲蔭惡菜爲食如是辛苦而來就爾望爾以婚姻之故相收卹也今既不我畜亦惟有歸耳而諸

家多言責其婚姻惡木野菜之不如恐太紆曲成不以富亦祇以異嚴氏曰爾之不我收卹但鄙吝耳此何能以致富適足爲異耳親義相賙人道之常爾獨不然是可怪也於義亦通終不若朱子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以此見詩人忠厚之意呂氏詩記取之

斯干篇

此詩歐陽氏謂考室而爲頌禱之辭是也呂氏曰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以下皆禱頌之辭按呂氏之解最爲明晰而朱子謂三章言上下四旁之固四章言其堂五章言其室

嚴氏曰言其堂故曰升言其室故曰盥其說本於蘇氏亦可從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諸家皆言宮室之美其盤基之厚如竹
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但四章五章方極狀其宮室之壯
麗深廣而此章先言之嫌其太早王雪山曰言面勢物色皆嘉
也蓋如非比喻之如乃枚舉之辭耳似爲得之何楷又曰竹苞
松茂皆表此地物色之美其云如者孰如之主下文兄及弟矣
爲言兄弟相好則其根本堅固而不可搖其枝茂盛而不可替
所以擬之竹苞松茂也按此解如字更有著落

無羊篇

序曰先王考牧也嚴氏曰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陳氏曰畜牲
之多寡足以表國之盛衰故於其牧成而考之是也 誰謂爾
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歐陽氏曰呼牧人而告
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按舊說以爾字爲呼
宣王歐陽氏謂呼牧人於義爲安 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

來思其耳濕濕嚴氏曰羊不歸而聚則不見其角之濺濺牛不
歸而息則不見其同言來皆所以見其牢之成也 以雌以雄
鄭氏謂牧人搏禽獸以來歸歐陽氏謂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於
義皆通終不若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
之數也詩記取之

毛詩日箋卷三

毛詩日箋卷四
節南山之什
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不弔不卹也言不爲昊天所卹毛氏訓弔爲至非是諸家言之詳矣不宜空我師鄭氏曰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眾民也呂氏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其說是矣而嚴氏以空爲曠曰昊天不見愍弔乎不宜曠我太師之官也於義亦通不若舊說穩當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膺仕

朱子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罔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婭而必皆膺仕則小

人進矣按朱子從舊說以君子指幽王其解極明暢當從而嚴氏謂此君子正對下文小人言之謂人之邪正也亦有理嚴氏曰君子所見者遠若迂闊若遲鈍世每訕笑之以爲不可用不知用之則安富尊榮小人所見者近敏捷可以集事諛佞可以悅意世主每甘心焉不知小人用則國危矣勿誣罔君子以爲不可用勿信任小人以自取危殆文意瞭然權姦欲擯斥君子君子無罪可指必以好名無實排之所以罔君子者千載一揆也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誰秉國成諸家或以爲責幽王或以爲責師尹竊以爲責師尹者尤近情不自爲政卽所謂弗躬弗親也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嚴氏曰世亂則一身無所容若見天地之狹如唐詩云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醜矣

舊說謂小人喜怒之不可期是也嚴氏以既夷既憚爲規之以善似不然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舊說不懲其心指尹氏而嚴氏謂指幽王舊說爲是蘇氏曰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正己者言其爲惡無已時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嚴氏曰繁霜則天令乖訛言則民思亂其說似矣然觀下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則所謂訛言者乃變亂是非之小人非思亂之民也姚舜牧曰政行慘虐而又欲箝天下之口故造此姦偽之言耳不曰執政而曰民者不敢斥言也得之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杙我如不我克

鄭氏曰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搖動我如將不勝我謂迅疾也而歐陽氏謂是詩人之自我言瞻彼阪田之苗有特生者乃苑

然而茂盛今我獨立於昏朝而勢傾危天之机我惟恐不傾也
朱子曰亦無所歸咎之辭夫以我爲我特苗終覺未安後說是
也

今茲之正胡然厲矣

正鄭氏以爲長諸家不取是也歐陽氏謂正政古通用言國之
政惡也王氏謂是邪正之正言今之正道何其危也二說俱可
從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愚謂詩人之意蓋言能謹其始雖踰絕險安有不意之患乎

此此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

朱子曰此此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蔌蔌貧窶者又將有穀矣
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椽喪之耳李氏曰小人之幸則民之
不幸此皆本注疏舊說也而歐陽氏曰彼此此之小人蔌蔌之
貧窶者初猶有屋穀以生而今民無祿食愚玩民今之無祿語

意若謂嚮者尙足聊生也歐陽之解尤爲婉切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

毛氏曰時是也王氏曰言皇父所爲自以爲是與朱子之解農
隙之時不同然諸家多從之者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憊遺一老俾守我王
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鄒忠胤曰向在東都畿內而此時周尙都西鎬皇父既總集朝
權何肯舍此而徂彼夫亦見西戎方強王室方騷自知負天下
之怨而營狡窟以自固耶且如鄭桓公亦賢司徒也謀何所可
以逃死乃東寄孥與賄於虢鄒蓋當時諸侯皆有郟隰之營焉
而皇父實爲之備其背公植私如此 姚舜牧曰卿士安得有
三卿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者擇取三卿中附己者聚斂以益
其富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朱子以爲黽勉從皇父之役乃承上二章而言而諸家皆言賢者黽勉以從王事於義亦得

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蘇氏曰天命之不通我知之矣然而不敢傲其友之自逸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弗慮弗圖

諸家皆指天言謂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降此酷虐蘇氏曰被災禍者無所歸咎之辭豐城朱氏曰姑爲怨天之辭以發端是也而李氏嚴氏則指幽王謂王不能恐懼修省以回天意亦通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

鄭氏曰棘急也而何楷曰人皆曰往仕耳殊不知仕途甚多荆棘動輒遭刺且有凶危也似比舊說爲優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于道路無進

于跬步何以異乎諸家多從之是已而嚴氏曰如人欲行路必問於曾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宜其無得於道路之事也其說更覺婉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舊說皆以先人爲文武歐陽氏曰旣以先人爲文武而有懷二人又爲文武不應重複其言而無他義念昔先人謂思宣王也李氏嚴氏亦以先人爲宣王二人爲文武言宣王能永懷文武之烈以致中興觀四章有無忝所生語則先人之爲宣王無疑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此章嚴氏謂刺幽王之黜其子最得詩意鄭氏以教誨爾子爲教誨萬民甚迂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幽王愚暗不曉民事至於握粟問人曰此粟何自而

能成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猶今世謂愚人云菽麥不分也李氏曰桑扈不食粟苟握粟以試之自何能食乎不能也二說俱覺牽強不若朱子曰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根上宜岸宜獄說來語意平穩按史記日者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是古以粟問卜也

弁彼鷲斯歸飛提提

提提毛氏以爲羣王氏以爲安朱子曰羣飛安閒之貌是兼取二義也何楷曰歸飛二字興意在此鳥得所歸而飛不若宜白之被放逐而無所歸也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何楷曰我之不得於親疑天實使之我何所得罪於天而至是乎且不知我之所以得罪於親者其故安在乎遲回自審以探被放之由非謂自反果無缺也心之憂矣終將何道以處此故曰云如之何乃無聊賴之極而思欲補救之辭朱子謂知其無

可奈何而安之亦非也

踧踧周道鞠爲茂草

朱子曰踧踧周道則將鞠爲茂草矣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鞠爲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耳此說是也長樂劉氏云諸侯無復來者故生茂草辭意稍拙矣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舊說柳茂則多蟬淵深則多葦言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使漂然如無繫之舟不知所極也嚴氏曰蟬鳴於柳萑葦生於淵言物皆有所依也我獨如不繫之舟無所依泊不知所至也二說俱通而嚴氏取喻更切孔氏曰於時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奔竄母家非太子所當至故也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朱子云宜曰獨見棄逐如病傷之木憔悴而無枝不若諸家云
幽王斥后放子內有蠹病而外無附枝也至鄭氏云太子放逐
而不得生子則陋矣

伐木倚矣析薪地矣

舊說謂伐木必倚其顛不欲妄踣之析薪必隨其理不欲妄挫
之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先儒俱從之而嚴氏曰倚
釋文云從後牽也地錢氏云以手離之木本附著於本根伐木
者既以斧斤伐之又以繩索牽拽之以倒其木使絕離其本根
又薪本一木相聯屬析薪者既斧之又以手地而離之使一木
析而爲二皆喻幽王父子天性本附著聯屬爲一體而讒人橫
離絕之也似于上下文讒人離開之意尤切

匪其止其維王之邛

朱子曰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此說本於鄭
氏嚴氏曰爲人臣止于敬此讒人非止于敬徒爲王之邛病二

說俱可從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
言如簧顏之厚矣

焉字歐陽氏讀作煙後儒多從之呂氏曰善人易搖而難立護
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
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
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爲所惑坐見其情態
也李氏曰蛇蛇安閒也小人之情不可測安閒而爲大言也出
自口矣此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同言之好惡惟其口之所出
曾無實巧言如笙中之簧以悅人出其言曾無媿恥以見其厚
貌深中也

何人斯篇

逸齋詩補傳曰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四詩皆被讒而作小弁
曰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巷伯曰彼

譜人者亦已太甚獨何人斯終篇不及讒譜一字而其意則多
疑畏如曰不入我門不入唁我不見其身還而不入或取飄風
以喻其暴迅或取鬼蜮以喻其陰賊至欲出三物以詛爾斯作
好歌以極反側可謂迫切矣蓋小弁三詩皆顯被讒譜故詩人
亦顯斥之何人斯之譜乃出於同列之暴公故蘇公陰被中傷
初不見其形迹久乃知之正如飄風雖摧敗萬物而風之形終
不可見又如鬼蜮之傷人鬼固無形可見而蜮潛伏沙中射人
之影亦不得而見也讒言陰中其實如此 胡逝我梁不入我
門鄭氏曰梁魚梁也詩補傳曰梁不必魚梁凡近川而居者必
設橋梁以便出入下言不入我門則門外之橋梁也 不愧于
人不畏于天諸家皆謂責譜人者縱不愧于人獨不畏于天乎
歐陽氏謂蘇公自省內無所愧畏夫賢者被譜必反而自省歐
陽之說是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
我梁祇攪我心李氏曰喻小人往來無節如飄風之起胡不自

南胡不自北歎已適遭之也其猶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亦是歎
己之所遭胡爲而逝我梁祇所以攪亂我心耳辭意最妙嚴氏
曰彼人如暴起之迴風又不自北又不自南言無準也喻讒者
之反覆不測也亦通 有覲面目視人罔極李氏曰言終必見
我胡爲而爲此國語曰面而覲然注曰面目之貌後世用此語
以爲愧恥非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蘇氏曰南箕非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耳讒人之誣君子亦
必因其近似而遂名之李氏曰古之論虛名者多說南箕也維
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徒有其名耳嚴
氏曰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

楊園之道猗于畝邱

毛氏曰猗加也王氏曰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邱高地以況大
臣欲陵畝邱則必道楊園言將譜大臣必始于卑人

谷風之什

谷風篇

黃氏曰古說以谷風為東風嚴氏方以為大谷之風觀後章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非東風矣嚴說良是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此詩諸家大約有二說呂氏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此一說也嚴氏曰始生為莪長大為蒿莪至蓼蓼然長大之時則非莪矣乃蒿也其始為莪猶可食其後為蒿則無用喻父母生長我身至於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不能終養也此一說也愚玩匪莪伊蒿語意乃孝子感物而自怨其身之辭後說是也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
王氏曰餅譬則民也罍譬則君也餅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嚴氏曰餅小喻子罍大喻父母餅罄竭則罍無資為罍

之恥猶子困窮則貽親之羞二說俱有理但序云刺幽王則從前說為是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

嚴氏云孝子行役觸目悲傷是也不必定言虐政之病人

大東小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大東小東舊說謂大小皆取于東朱子獨以為東方大小之國嚴氏從之是也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言民窮乏之甚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言雖貴者亦奔走道路曾無休息耳嚴氏云不耐勞苦之公子亦復弊屨以履霜不必然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璫不以其長
諸家之解多不同總不若朱子云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鞞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極得西人驕橫之狀姚舜牧曰西人進益多受用大將物事不當物

事看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
挾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
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歐陽氏曰言我譚人困于供億其取于地者既已竭矣欲取于
天又不可得也嚴氏曰始言民力已竭止恐自天而降耳猶言
天雨鬼輸也終言罄盡無物雖天神下取亦徒然耳甚言其窮
乏也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二句殊難解諸儒之說雖多未必是詩人之意惟王肅曰征役
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匪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卹使我
不得循子道詩中雖無大夫祭祀之事然左傳文十三年鄭伯
會公于棐請平于晉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
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

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杜注謂文子賦四月義取行役踰時思
歸祭祀不欲爲還晉孔叢子載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
也王肅之說似有依據

我從事獨賢

黃氏曰賢多也王雪山曰言其勞獨過於人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謝疊山曰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作此章乃曰天
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
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爲知己忠厚之至也嚴氏曰四牡彭彭然
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其役蓋甚勞矣幸我未老而方
壯眾力方剛強耳目聰明手足輕捷尙可以經營四方也不然
豈能當此勞苦乎亦通

小明篇

篇曰小明者歐陽氏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

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了不關詩義也念彼其人諸家謂念彼隱居不仕之人此蓋泥序悔仕于亂世之語而爲是說耳實則詩中但有懷歸之情而絕無思隱之意也當從朱子以爲念其僚友之處者蓋前三章之其人卽後二章之君子大夫久役在外因念僚友且又勸其無恆安處靖其爾位懷歸固是至情勞苦實其職分嚴氏曰以己之自處者告其同志得之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何楷曰憚說文云忌難也身獨而事眾是以心焉懷憂唯忌畏我之力量難支必至於日不暇給也

楚茨篇

李氏曰觀楚茨一篇乃是思古人之意如信南山甫田大田全篇盡是思古人之詩全無一語及於刺幽王楚茨之詩亦然也嚴氏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皆全述古事形容其田野修治年穀豐穰祭祀禮樂之備燕飲威儀之美言之反覆而不

厭者蓋詩人遐想太平之盛田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于其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毛氏曰抽除也鄭氏曰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爲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此一說也後來諸家多言詩人感田野荒蕪言今有楚楚然繁鮮之蒺藜與枝條抽發之荆棘者此自昔何爲之地乎乃我藝黍稷之地也此一說也黃氏曰若如諸家以抽爲枝條抽發則抽字當在棘字之下如其葉潛兮之類棘自抽耳非以人而抽其棘也今日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楚語意正同是以人力而抽之刈之也非物之自抽也按黃氏之言有理宜從舊說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李氏曰井田之法實見于周而乃以爲邱甸之法已見于夏后之世何也疏云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闢有溝成閒有洫同也益稷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閒有澮專達于川同也是

則邱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是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老蘇亦以爲井田之興其始于唐虞之世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唐虞啟之以至夏商之世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以貢助徹皆本于什一若非邱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也

甫田之什

歲取十千

黃氏曰毛傳曰十千言多也鄭氏謂一成之田十萬畝公田什一之法十萬取十千晦庵從之王雪山謂孔氏言凡詩之作非如紀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歲取十千亦猶頌言萬億及秭皆舉盈數且叶韻耳竊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至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爲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十千爲二事而各爲之說幾於臆度又不若鄭氏言制度之有據

矣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鄭氏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農年之法如此蘇氏曰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困乏諸家之說大約相類而嚴氏不從謂我農夫自我也非上之人取以食之也引七月采荼薪樗食我農夫爲證亦通但玩此詩文義當從舊說爲是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呂氏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峻往來其閒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閒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于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于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繭則喜爾正此義也 攘其左右

李氏曰攘卻其左右亦通

曾孫之稼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上古之稅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呂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也鄭氏以稅言之陋矣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黃氏曰萬壽無疆晦庵以爲上祝下恐合依古注以爲民祝君也

既種既戒

月令季冬命民出五種所謂既種也又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既戒也

有滄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定宇陳氏曰此章雨我公田不至知有己而不知有君利及寡

婦不至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忠厚如此其豳風之氣象乎

曾孫來止

曹氏曰甫田所言省耕時也大田所言省斂時也

瞻彼洛矣篇

郝敬曰各章首句淒然有河山今昔之感與淮水同其慨歎其爲刺幽王明也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嚴氏曰君子至此東都有容刀以爲賜予之物今觀詩中無賜予諸侯之意不若詩補傳云詩人思天子至此見其佩服之美因祝其萬年保此王室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嚴氏曰上章既稱是子之美因贊其先世今人見有佳子弟必曰是其前人所積鍾慶於此也言是子之先君子材全德備左之則無所不宜右之則無所不有有謂所蘊不竭也惟其所有如此是以子孫肖似之詩補傳曰詩人既以賢者功臣子孫謂

之之子則卒章所謂君子乃指王者而言謂賢者既多如此左右取而用之無不可者君子宜之言王者所用得其宜也君子有之謂王者所用爲有人也維其有人是以當使之似續其先人不可棄絕之也二說俱可從

桑扈篇

序曰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李氏曰觀幽王之時如賓之初筵之詩云賓既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傲傲想見其君臣宴飲之間傲慢失禮無所不至此桑扈之所以刺也若夫先王之時禮教素行如湛露宴同姓之詩也而皆恭儉無有失禮如曰莫不令德則無有失德者矣曰莫不令儀則無有失儀者矣宴同姓如此則宴羣臣可知故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觀之則知桑扈之傷今也

頍弁篇

幽王之時亂亡已迫而疏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其族人遂作

此詩因王不宴飲同姓藉以爲辭而告以禍敗之戒其末章云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謂死亡之無日相見之無幾苟今日有酒維以相宴而已不知其他矣諸家之說大約如此而郝敬之解稍異頗近事情并存之郝敬曰幽王驪山之禍將作矣日與羣小酣于酒親族疏遠無由得關其忠文武之世鹿鳴樂嘉賓伐木宴朋友故忠言得上聞幽王以兄弟爲路人危亡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故詩人借飲酒以致願見之情而非爲酒也末章動以危言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頍弁之謂乎

營營青蠅止于樊

鄭氏曰蠅能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是矣而歐陽氏曰齊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古人取其飛聲之眾可以亂聽猶今謂聚蚊成雷也其說亦有理止于樊鄭氏曰欲外

之令遠物也呂氏曰青蠅止于樊行且及于几席盤杆之間矣蓋憂之也嚴氏曰喻讒人爲亂漸至迫近當防其微也蓋後來之說益精矣

賓之初筵篇

李氏曰此篇鄭氏蘇氏毛氏王氏皆以爲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歐陽則以爲不然以謂若如鄭氏之說則是一日之內朝爲得禮之賢君暮爲淫佚之昏主此豈近于人情哉遂以此詩上二章略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下二章遂刺幽王之上下飲酒旣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當從歐陽之說蓋此篇首旣曰賓之初筵三章又曰賓之初筵首章曰賓之初筵者古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亦如此也三章言賓之初筵者言幽王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不如此也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何楷曰

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由者勿語彼醉者雖極善號呶然無人與之酬答則亦將廢然而自止矣

魚藻之什

魚藻篇

魚之在藻毛氏以爲得其性諸家或以爲失其性然觀魚之游泳藻中未見窘迫危苦之狀不若從古注爲安也李氏曰萬物得其性則人君亦得共享其樂萬物失其性則人君欲以自樂有所不能也故詩言魚在在藻有頌其首言萬物之得其性也而繼之以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言王得以共享其樂也今幽王則不然此詩人所以思古而作也長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土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于藻也有頌其首者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頌大也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于水面旣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按此解頗得物情

采菽采芣筐之筥之

黃氏曰詩多託物起興如采菽則以筐筥承之君子來朝則將何以予之蓋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興云爾說者乃謂采芣以待燕賜曲生枝節意味愈短此最說詩之病

汎汎楊舟紼纒維之

蘇氏曰楊舟汎汎而無所定紼纒可以維而止之天子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

角弓篇

按此詩止刺幽王之不親九族耳序中好讒佞一語乃是衍說諸家過於傳會致本義不明惟呂氏之解最爲通暢呂氏曰一章戒王無疏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將化之矣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歎世乖俗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猱升

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于應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七章言風俗薄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漉漉之可畏王苟篤于親則洗然如雪之見日羣慝眾怨無復存矣奈何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視宗族如髦鬢而不知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毛氏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錢氏則以爵爲酒爵嚴氏從之曰失意杯酒之間以亡其身如漢田蚡灌夫是也此說亦通但舊注平順可從不當改也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呂氏曰言民不知少長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于子弟所謂老馬反爲駒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此說本于毛鄭而更覺婉暢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諸家皆以上帝爲斥幽王蹈謂其躁動不常也理亦可通然不如陳少南以上帝指天曰上帝警動之矣我無自暱就之天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始可以往也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呂氏曰前二章猶欲靖之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悔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爲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此不過言征役踰時耳不必拘泥五日六日爲說也

黍苗篇

此詩鄭氏專以營謝言諸家多從之惟王氏嚴氏兼言平淮嚴氏曰首章總言營謝平淮二役二章言營謝三章言平淮四章以下又總言之按營謝平淮皆南行之事而詩言我師我旅烈

烈征師似兼言平淮矣

隰桑篇

序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朱子謂此喜見君子之詩詞意與菁莪相類何楷曰按此詩雖彷彿與菁莪近似然細味實有不同者以菁莪取興自中阿而中沚而中陵有離潛向升之象此三章但皆曰隰桑耳隰者卑下之地其非在高明之位可知況其樂如何云何不樂又皆未有是事而假設之語乎故知序解自確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諸家皆謂菅喻后茅喻妾以賤承貴之義按詩但言二物各有所宜耳似未有貴賤之意至末章有扁斯石始喻妾之賤耳歐陽氏曰白華以爲菅白茅以爲束二物各有所施可以並用如妻妾各有其職可以並居此說是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黃氏曰詩傳謂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露卽其散而
降下者其說甚工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有露之夜必無雲今所
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非雨露之露也諸家多
取之然觀歐陽本義云彼英英然白雲者于彼菅也茅也皆覆
露之而無所擇則其說已在前矣

天步艱難

何楷曰天步艱難以天下將亂言由王寵褻姒故天下將亂也
詩人深見狐媚惑主乃宗社危亡所係故欲王深思而自得之
痛之至也鄒忠肩曰后實天步是慮豈直爲己之失意永訖發
哉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嚴氏曰扁然而卑之乘石王履之升車爲用甚卑下喻妾之賤
也顧欲貴之於人上可乎其說是矣而何楷曰履之卑兮是倒
句文法言此乘石也雖其處地卑下亦時蒙主之踐履而我獨

無由與王親近則斯石之不如也唐詩有云玉顏不及寒鴉色
猶帶昭陽日影來意亦類此按此解亦有思致

瓠葉篇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
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詩補傳曰類弁之刺幽王謂
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賓筵之刺幽王謂媒近小人飲酒無
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者乃棄而不用耳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

毛氏曰卒竟也鄭氏曰卒崔魏也諸家多從鄭氏而何楷曰上
章因石路險阻不前而歎山川之悠遠此章言既過此石而山
川之悠遠乃復如故故又歎其登歷何時而可盡也此從毛氏
作竟字解可從

不皇出矣

歐陽氏曰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出也朱子曰但知深入不暇

謀出也按前章云不皇朝是雖處勞苦之地而不忘君之意此云不皇出是致死于敵之意朱子之說爲長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

王雪山曰豕江豚也豬首魚身有兩細足微白湖湘間多有之出則雨兆

毛詩日箋卷四

毛詩日箋卷五

大雅

文王之什

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朱子曰文王德盛如是故上帝陳錫于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李氏曰維文王之令聞如此故天眷祐周家而錫命之無有窮極也陳久也錫之甚久至于子孫皆受其福也按二家以陳錫屬之天乃從上章其命維新來最爲明白而鄭氏曰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嚴氏因之曰陳錫于周者錫民也而其孫子蓋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孫子也其說紆曲不必從然左傳宣十五年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是亦有所本矣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黃氏曰晦庵詩傳曰文王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

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按文王詩惟晦庵傳最爲理精語潔獨此二句之說于上下文語脈微有未順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此二句一意言文王之德也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此二句一意言天命初本商之有也下文再言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侯此四句一意言商之孫子雖多今既命周德殷之後反皆臣于周也一章八句語脈相生而其閒條流次第絲毫不紊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嚴氏曰舊說以明明在下爲文王非也首章先泛言天人之理然後及殷亡之由爲美文武張本朱子曰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是明明專就善一邊說嚴氏曰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子奪爲甚嚴也是明明兼善惡說何楷曰如嚴說則下文承接甚省轉語維予侯興

毛氏曰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蘇氏曰紂陳其眾以拒武王然其眾惟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者而朱子則謂侯維也維我之師有興起之勢耳愚按侯之爲維在詩多然今在維予二字下恐不當又作維字訓也況從舊說足見當時人心之歸往且于牧野之時猶稱曰侯可破文王受命稱王之說何楷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矢誓也牧誓篇云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卽此詩所謂矢于牧野也維予侯興以下誓眾之詞也予我也侯諸侯也牧誓篇云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是也曰予侯者親之也興警其起而聽誓命也亦通

會朝清明

毛氏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朱子從之一說會戰之朝乃雨止而清明是天相之其說本六韜諸家多從之者然不若舊說之正大

民之初生

何楷曰初生言始有生意也周自后稷始基靖民以爲生之初其後居邠困于狄難生意槁矣至于太王自邠遷岐而民如槁得蘇是又一初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鄭氏曰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諸家多從之朱子則曰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蓋聖人不能必人之不怒也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二說當並存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

蹶厥生蘇氏曰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詩補傳云虞芮既退諸侯既歸則周之王業蹶然振動四子曰或以屬之文王或以屬之詩人於義俱通總不若呂氏之解爲精呂氏曰虞芮質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振動深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耳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爲善也至公無我也於穆不已也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蘇氏曰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爲之耳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爲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爲國之光采嚴氏曰雲漢爲章于天人皆仰之猶文王以文治昭揭于上人所觀瞻也按嚴說固善而歐蘇二公之言猶覺與作人之意關切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蘇氏曰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

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鄭氏曰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燠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孔氏曰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為民所燠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嚴氏以為費辭乃從錢氏民取以供燎為說曰柞棫瑟然密茂人取以為薪而燎之矣文王有豈弟之德則神所佑助而賜之福矣其說雖為徑淨然舊說可從不當改也

思齊大任

詩美大任而曰齊後章詠文王之德曰肅肅曰臨保其氣稟有自來矣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呂氏曰戎疾大患難也羗里之囚是也昆夷獫狁之難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

可毀缺也按此二句諸家之解多不同當以此說為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舊說以為文王作人之事而歐陽氏則曰詩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然後本其所以聖者由生于賢母幼被養育而至成人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文王有成人之德自其幼小為之子而養成其德也既又推廣而言曰不獨文王古之人自其幼小教育無厭倦則皆有名譽為俊髦之士矣按此解與首章之意相關亦可從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耆老也式用廓大也歐陽氏曰耆遲久也天意遲久之謹其所擇既憎二國之自大乃眷然顧周與之使宅西土此說諸家多從之是也朱子則曰苟上帝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此說本之程子以耆為至本有舊訓而改憎為增終覺未安耳萬時華曰前絲絲篇意在敘王業艱難之由故詳在

大王遷岐而以文王爲餘波此皇矣篇意在敘王業盛大之由故詳在伐密伐崇二事而以大王王季爲緣起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詩補傳曰大王之始治岐也既謂之天作則民之遷于岐以歸大王之明德亦謂之帝遷也

天立厥配

諸家皆謂立其賢妃以配之而歐陽氏謂立其德之可配天者以爲君亦可從

帝作邦作對

毛氏曰對配也鄭氏曰作配謂生明君也朱子曰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是也而諸家多謂生文王以配天卽上章所云天立厥配無論天立厥配未必言配天卽上章果言配天而此章復言之不已贅乎

帝度其心

左傳成鱗曰心能制義曰度朱子曰猶言天誘其衷能使制義也而嚴氏則謂度如他人有心子忖度之度言天監度王季之心謂王季此心之微與天通也似較舊說爲勝

克明克類

嚴氏曰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徹上徹下也此說最精何楷曰克明克類言其德之明著與大王相似也亦通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程子曰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于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嚴氏曰此章言文王之心至公無私在于救民爲下文伐密張本也說者多謂畔援歆羨是人欲岸是天理其說美矣與下文伐密不相協尋繹經意止爲伐密張本與七章順帝之則爲伐崇張本意正同且下言對於天下爲答天下之望則登岸爲濟難無疑也郝敬曰誕先登

于岸可以濟危可以拯人之危也

伊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楊氏曰聖人一視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此蓋戒其軍士不爲暴擾之辭也此說極善猶今之言行師者不傷一草一木耳而嚴氏非之謂師行而布陣飲泉安得遽謂之擾則太拘矣

不長夏以革

鄭氏曰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朱子曰夏革未詳呂氏曰不長夏以革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按舊說太費分疏不若呂說明順

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物魚躍嚴氏曰車馬羽旄一也有見之而欣然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

蹙額者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之鳥獸魚鼈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一語道盡詩意

於論鼓鐘於樂辟雝

朱子曰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雍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此本古說所宜遵從而蘇氏據莊子文王有辟雝之樂遂以辟雝爲樂名曰論講也因民之樂而講求鐘鼓之度以作辟雝之樂也何楷曰周禮大司樂舞六代之樂無所謂辟雝者不足信也

下武維周

毛氏曰武繼也鄭氏曰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周家最大而嚴氏曰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文而不上武用武非其得已也此詩爲繼文而作首章欲發明武王之心先總說一代之意嚮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此說雖

有理然觀下文云世有哲王後章云繩其祖武恐只是後繼之意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則則其先人也嚴氏曰武王成王孚而為法於天下者以其永有孝思也其孝心所思唯法則前人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

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祖之蹤跡也此解與朱傳不同然諸家多從之

文王有聲篇

序云繼伐也嚴氏曰繼文之詩兼言三后以三后皆有文德可繼不專指文王也繼伐之詩專言文王以大王王季無伐功所謂繼伐者專言繼文王也郝敬曰周道親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於文武文王繼先而武王繼文詩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

之武終之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為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靈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貽孫以終文也故曰繼伐

生民之什

履帝武敏歆

鄭氏曰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禩之時時則有大人之跡姜嫄履之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也嚴氏極非之謂履帝武言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敏歆言感應之速大意言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如鄭氏之說也愚按鄭箋雖若怪誕然列子史記亦有之其說從來已久且后稷之生苟非甚怪異無緣有寘之隘巷等事似以不由人道而生故棄之也

有相之道

嚴氏曰后稷稼穡有輔相造化之道是也即張子所云贊化育之一端也諸家或以為神助或以為盡人力之助似俱未盡其

義

實方實苞實種實稂

嚴氏曰大田言既方既阜鄭氏以方為孚甲始生此詩言實方實苞鄭氏以方為齊等二方字異義何也蓋大田言既方既阜既堅既好皆言穀之成熟故方為孚甲始生此詩言實方實苞實發實秀發方生莖秀方吐華故方為齊等言苗生之齊未有孚甲也大田言既種既戒鄭氏以種為擇其種此詩言實種實稂鄭氏以種為生不雜二種字異義何也蓋大田言既種既戒在未種以前故為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黃茂已是擇種繼言實種實稂在方苞之後故為生不雜也

以歸肇祀

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朱子從之是也李氏曰只當從王氏以后稷肇祀為祭宗廟末章為配天毛鄭謂后稷得郊祀是誣后稷也

序賓以賢 序賓以不侮

呂氏曰四鏃既均泛言射者也而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鏃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止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王氏曰以祈黃耇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朱子曰祈黃耇頌禱之辭呂氏曰酌大斗而祈黃耇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黃耇台背以下毛氏另為一章而朱子合之皆以為頌禱辭而呂氏從毛分章日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耇此章言黃耇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從朱子總作頌禱非不順暢但覺呂氏之解意味尤深厚

高朗令終

嚴氏曰舊說以令終為考終命此非臣子祝君之辭也一章二章方祝君以萬年不應三章遽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只是始

終如一之意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諸家多以孝子指成王然此詩凡稱君子萬年皆所以祝成王今以孝子爲成王則上文君子二字又當屬周之先祖矣不若從朱子以爲主人之嗣子本之儀禮爲有依據永錫爾類毛氏以類爲善鄭氏以爲廣之以教道天下俱可從然觀下章言永錫祚胤卒之以從以孫子則所謂錫類者恐只就後嗣言之彭執中曰孝子之後必有孝子繼之蓋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此說是也

鳧鷖篇

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淵在壑皆水旁爾鄭氏曲爲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皆臆說也

假樂篇

諸家皆以六句分章陳氏獨以四句分章嚴氏從之曰以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爲子孫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復爲成王文意斷續此由分章之誤也穆穆皇皇與抑抑秩秩一體率由舊章與率由羣匹相對皆言成王也宜君宜王卽所謂宜民宜人也按此解文義固順然從朱子以三章四章皆稱頌其子孫之辭則如舊分章亦無文意斷續之病自陳氏分章之後岷憲華谷東發諸公皆從之而近日季彭山何元子又改爲三章章八句矣各逞意見求勝前人此說經者之通病也

于時言于時語語

黃實夫曰言言語語者說者類曰于此而施政發令也余竊以爲不然蓋公劉之未遷也已有以得乎民之心旣遷也復有以適乎民之欲是以公劉遷乎此而民樂從之如大王遷岐而民從之如歸市也故言言語語者以此見斯民歡樂之情笑語於此而非勉從也此喜色相告之意也按此解頗得情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淵遡其過淵止旅迺密芮鞠之卽

朱子曰此章又總序遷豳之始終也嚴氏曰處新阡也愚按前五章所述者啟行相宅營度邑居落成宮室辨土宜制軍賦皆遷豳大事至於治居民之器用與眾居之地名復于末章詳言之作詩輕重次第如此朱子之說是也

卷阿篇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篇中豈弟君子鄭氏謂指賢者朱子謂指成王畢竟朱子之說爲是如言四方爲則四方爲綱豈人臣所敢當乎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朱子曰疑召公從成王游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輔氏曰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呂氏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

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長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何楷曰鄭箋解伴與爲縱弛之意王肅孫毓皆非之而孔氏爲申鄭意云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愚謂孔說辨矣然召公實非教王以縱弛其曰俾爾彌爾性者微辭也正意乃在似先公酋一語若曰使王能勤于政事如當日之先公則可以長享此逸矣

民勞篇

序曰召穆公刺厲王也朱子曰此同列相戒之詞也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嚴氏曰朱說是也詩言以定我王以爲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以時之亂戒同列所以刺王也季本云集傳以爲同列相戒之辭以詩

辭觀之大抵得之矣但所謂同列者必王所親信之人故末章曰王欲玉女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何楷曰可者見此時尙可他日將不及也曰小者幾幾不敢過望之辭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顧炎武曰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子于卹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然而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卽爾謀聽我囂囂則又不獨王之復諫矣

板篇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朱子謂此詩切責其僚友同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嚴氏從之是也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辭之憚矣民之莫矣嚴氏曰此詩首章責同僚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閒宜相和協爲爾之出話爲猶徒執一己之見者未必有深長之慮而惟僚友之閒和同商議庶

幾合謀并智可以措民於安耳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己而從人故三章言我卽爾謀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髦爾用憂謹謂己以善言告之而不見聽也善言旣不見聽乃大言虛誕諛言阿附善人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五章言無爲夸毗善人載尸也我言維服鄭氏曰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不如嚴氏曰我所言乃可服行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李氏曰益者言其無求多也嚴氏曰攜而必從非別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甚易也

蕩之什

疆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顧炎武曰疆禦多懟卽上章所云疆禦之臣也其心多懟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閒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

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興乎下矣
卻宛之難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
荅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可不慎哉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前漢書五行志云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
背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無
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顏師古曰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反仄者
有堪為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按班顏此解與毛鄭以下諸儒
之說不同然亦有理

如蜩如蟬如沸如羹

朱子曰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此說最當鄭氏謂是飲酒呼
號之聲此泥上章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而云然耳詩意未必然
也

抑篇

序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孔氏以武公之為諸侯不當
厲王之世故謂武公追刺厲王呂氏非之以為其在於今與迷
亂於政豈追刺之語乎詩補傳曰厲王之世武公為公子作是
詩刺厲王因以自警至老常誦之也此說庶幾得之李氏曰說
此詩者多立說自為分別以為如何是刺厲王如何是自警非
也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之不能慎其威儀也然則己
亦當慎其威儀矣此詩數章當如此求之不必分別也 夙興
夜寐灑掃庭內黃氏曰庭內云者微辭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豈非灑掃庭內之意乎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嚴
氏曰此發心學之奧而以鬼神言之猶中庸言微之顯誠之不
可揜也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王氏曰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
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無是理也舊說武公以
小子稱厲王不可從 借曰未知亦聿既髦呂氏曰既髦非謂
其老也猶令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愚按此詩

朱子但以爲武公自警而作似覺辭義徑捷不費分疏且刺厲
王之意自於言外可見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

嚴氏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或者厲王無征伐之事遂以爲使
臣奔走于道路然味詩之意政是厭苦兵革如杜甫所謂車
麟馬蕭蕭下言廢國不泯知爲諸侯相攻矣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李氏曰歐陽氏曰民遭王暴虐思得賢君以紓患如執熱者孰
不思往就水以濯其煩也此說固無害然與上下文不相貫孟
子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孟子因論
行仁遂引執熱以爲說然可以類推矣此詩謂欲去亂而不序
爵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民有肅心葬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鄭氏以好是稼穡爲王任用聚斂之人固不可從而朱子取蘇

氏之說謂君子因亂而退耕語意雖妙未必果是詩之本旨也
嚴氏曰民本有恭肅之心而王乃使之怠慢不及事謂奪其農
時使不得耕耨也今當好是稼穡言重農也其有功力于民者
則使之代耕而食言任賢也蓋稼穡當以爲寶而不可輕食祿
以代耕者當擇其人之好而不可濫也此說本之李氏似較諸
家爲長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蘇氏曰聽言道路之言也誦言先王之言也
耗斁下土盪丁我躬

朱子曰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盪使
裁害當我身也亦通按後說本之蘇氏諸家多從之蓋得古帝
王遇災自責之意勝于前說也

昊天上帝盪俾我遁

蘇氏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吾之不善不

毛詩正義五
當天心則靈使我遁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也何楷曰
儻我一去而旱庶幾可止乎自怨之極而爲無聊之思也
旱旣大甚黽勉畏去

嚴氏曰始欲遁去旣念民命方急當思救之故黽勉於此不敢
去也

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言我之敬恭明神如是當不恨怒于我而今降此旱災則必有
以致此矣蓋深所以自省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何楷曰詩人以四語發端其理甚精而意甚切乃統宣王及山
甫俱包括於天生之內而言物各有則惟山甫能完其則故能
予君以則觀後章言柔嘉維則是山甫之能自完其則也又言
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是山甫之能予君以則也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諸家皆云天生仲山甫以輔佐宣王中興之功是矣但於詩首
四句不甚照應惟蘇氏曰天將保安宣王乃生仲山甫以佐之
凡宣王之所以能全其性而無失其常者皆仲山甫之功也得
之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蘇氏曰此詩言仲山甫柔嘉令色此與漢胡廣趙戒何異又曰
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與漢汲黯朱雲何異胡趙柔而陷于諂
汲朱剛而近于狂仲山甫內剛外柔非佞非狂然後可以爲王
者佐而當天下事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何楷曰天則無形不可控執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詩意言其微
而難舉而舊說相承皆以爲輕而易舉非也鄧元錫曰懿德之
則如毛然微乎微者也入微難烝民具有之而鮮其舉之按鄧
何之說最精觀中庸末段引詩之意可見

簞蒨錯衡玄衮赤舄鈎膺鏤錫鞞靽淺幟儻革金厄

陳祥道曰衛夫人之車以翟蒨齊襄公方叔之車以簞蒨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何楷曰淑旂綏章以旂言是載之車上者簞蒨錯衡以車言鈎膺鏤錫以馬言鞞靽淺幟又於車中別其軾言之儻革金厄又於馬中別其轡言之

侯氏燕胥

鄭氏曰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燕呂氏曰覲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云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按此詩本言餞韓侯則侯氏自當專指韓侯鄭氏乃臆說也

韓侯娶妻

呂氏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韓侯娶妻之盛王室尊安人情暇樂莫不在其中矣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鄭氏曰女無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為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陳氏曰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汝先祖康公朱子解同之與舊說當並存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鄭氏及諸家皆以文人為召虎之祖蓋以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賜之使告祭其先祖也朱子以文人為文王連下錫山土田謂既賜召虎以圭瓚秬鬯又告於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也按下文言于周受命是使之受賜于文王之廟矣未有不先告廟而使之受賜者則朱子之說為長也

匪紹匪遊

紹說文云糾緊也朱子從之為是若鄭氏訓紹為緩則與遊一意矣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顧炎武曰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陣法也古之善用師者

能為營而後能為陣故曰師出以律
瞻仰昊天

李氏曰毛鄭皆以昊天為斥王其說多如此如板之詩曰上帝
板板蕩之詩曰蕩蕩上帝皆是言天毛鄭皆以為言王經之說
本不如是毛鄭自生風波也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朱子曰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維婦人與奄人耳豈可
近哉不若蘇氏曰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語意直捷

譖始竟背

李氏曰其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好惡予奪惟其
口之出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為非宜其解
甚當而歐陽氏非之謂婦人不當與外事苟無公事則當樂其

蠶織耳以休為樂恐未必然
實靖夷我邦

諸家皆謂刺其以小人而任安邦之寄惟王雪山曰靖夷寂寞
也以為佳語者非就上文潰潰回適言之則以為非佳語亦得
鄭氏曰潰潰然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王之國所訓字義雖
不同亦不以為佳語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

何楷曰富祿也維昔之富不如時申前天降罪咎二章而言孔
氏曰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昔時富賢人今時富讒
佞也維今之疚不如茲申上如彼歲旱一章而言徐氏曰言今
之疚亦不意其如此之甚如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之意

毛詩日箋卷五

毛詩日箋卷六

周頌

清廟之什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言文王之德大而彼及於我我既受之者此朱子初說詩記采之者也言此詩卽左傳何以卹我我其收之杜預以爲逸詩者但何轉爲假卹訛爲溢耳此朱子後說載於詩傳者也何楷曰若如此說則是望天與文王之有以卹我於上下文不甚浹洽當從前說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朱子曰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以錫福屬之諸侯終覺未安不如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以錫福屬之文武得告助祭諸侯之

體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此詩諸家之解互有得失惟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得之黃氏曰朱子以彼徂矣岐四字為句雖無關大義但上云彼作矣下云彼徂矣自相對今以岐字綴徂矣之下恐驚俗也

成王不敢康

黃氏曰古注以成王為成此王功蘇氏謂若以成王為成王誦之成王則下文云基命成王非基命之君李氏謂書云成王畏相亦非言周之成王然國語載叔向引此詩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也此在古注未作之先晦庵力主國語之說歐陽公亦云以為成王誦則文理易通凡二說在學者

詳之

我將篇

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祀文王也嚴氏以既右饗之亦屬天不可從

立我烝民

立毛氏但以爲如字孔氏以為存立我眾民之命是也鄭氏則以立爲粒以書所謂烝民乃粒正詩所謂立我烝民也二義並

通

臣工之什

噫嘻篇

李氏曰噫嘻之詩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樂歌也是詩所言者播厥百穀曰十千維耦其意但言民從事於田畝殊無祈穀之意

以爲人事於此盡矣故播厥百穀十千維耦此皆人所能爲也若夫百穀順成非人之所能爲天也故於此而祈穀焉詳觀此詩言有盡而意無窮可以一唱而三歎也 十千維耦胡一桂曰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

在彼無惡在此無斃

朱子曰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後又載陳氏曰在彼不
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與
前傳稍異細玩之則後說爲有味也錢天錫曰爲勝國之遺易
起猜疾在革命之際易生厭薄是也

豐年篇

序曰秋冬報也王氏曰祭上帝也陳所南曰噫嘻祈之於春夏
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
也觀載芟良耜之詩可見矣有載芟則有良耜有噫嘻則有豐
年則知所謂秋冬報者乃是報上帝此王氏之說所以爲長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

毛氏解潛爲糝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王氏以
爲潛藏之潛朱子詩傳兩存之鄧元錫曰猗其多也潛其深也
取以時用有禮故足樂也於以祭受福矣柴而涪之薄圍而取
之是盡物之心也非王心也按此說最有理應從王氏以爲潛
藏之潛也

離篇

古注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嚴氏從之王氏以皇考爲武
王烈考爲文王呂氏從之按詩中烈考文母相配而言文母是
太妣則烈考應是文王也 呂氏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得行
禘禮于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
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孝子以
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
大于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受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

王太姒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致哉文王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太姒焉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朱子以爲諸侯來助祭致此多福皆歸德于諸侯之辭而李氏曰思皇多祜是天子享其福也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福也此說更善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淫大也王氏曰微子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朱子從之嚴氏曰昔紂武庚爲亂我周既有罰淫之威今錫福於微子則又甚易而不吝此以見微子之賢而且示吾之威福一出于公也此說本於什方張氏似勝前說

閔予小子之什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毛氏曰庭直也李氏曰文王俯仰之間皆盡其直道而朱子曰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庭猶所謂見堯于牆見堯于羹也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愚按文王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夫言陟降必有所在遠而言帝左右近而言庭皆謂所在也當從朱子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以皇考以保明其身

何楷曰紹庭二句與陟降庭止義同紹說文云繼也謂往來不絕也言自今以往其庶幾我昭考之靈往來不絕於廟庭之中或上而陟或下而降皆在我家止息未嘗少離于以翼我之行使身有所憑藉而不陷于危啟我之思使身有所開悟而不迷于往也

莫予荇蜂自求辛螫

二語諸家之解互有異同惟曹氏曰成王之遇辛螫也豈有使蜂螫也哉實自求之而已語意徑捷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毛氏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郝敬曰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人以為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為大鳥也

酌篇

諸家多以酌卽是勺為成王之樂而朱子嚴氏謂是頌武王之詩以篇中言武王之功也然以成王之樂而推本於武王之功何害況詩云載用有嗣明屬成王乎故不若從舊說為有依據也遵養時晦或以屬文王或以屬武王於義俱通終不若言屬文王者為確切也至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則定言武王無可疑者黃氏曰此詩正為成王作也我亦主成王而言之也上文養晦用介皆推其本始以起之也文王之時如此武王之時如此

今日所以嗣之者又如此此其所以為酌而序所謂酌先祖之道也

桓篇

何楷曰天命之於周久而不見於屢豐年見之桓桓以下則著天命所由此詩家倒插法也

敷天之下哀時之對

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毛氏曰哀聚也鄭氏曰對配也徧天之下眾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玩詩自允猶翁河以上皆言涉歷山川而未及祀事則哀時之對正言祭也朱子謂是巡守而朝諸侯恐非本義

魯頌

駟篇

李氏曰此詩所言亦猶魚麗之詩也魚麗言魚之多此詩言馬之多言魚之多以見魚之品無不備言馬之多以見馬之品無

不備又曰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牧牛而牛肥詎不信然觀此詩但言牧馬之事而僖公思之如此蓋僖公之所爲者無所不致其思則推之於國豈不盡心哉通詩者以其思馬而觀之可以見治國之用心也

振振鷺鷺于下

毛氏曰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氏曰振鷺取其能自修潔翔集有威儀也朱子以爲舞者所持之鷺羽按鷺羽或宴羣臣時所用然不若從舊說爲安

薄采其芹

李氏曰菁莪之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是以莪喻人才也文王有聲之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亦是以芑喻人才也此詩言采芹采藻采芣皆是言僖公能育人才也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李氏曰鄭氏以爲小大之臣非也蓋此之所言者國人耳漢明

帝開辟雍冠帶縉紳之人環橋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今僖公修泮宮而國人從之多宜矣

實始翦商

顧炎武曰大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大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耳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日之閒天命未絕猶是君臣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此皆詩人祝望之辭正如泮水之詩美僖公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也

商頌

置我鞀鼓

黃佐曰商人未祭之先而作樂如周人取蕭祭脂亦於未祭之

先以此求神於陽也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鄒忠胤曰磬聲非如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爲和平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烈祖鄭氏以爲成湯歐陽氏以爲大戊以爲成湯者以那之詩
衍我烈祖爲成祖也以爲大戊者以序言祀中宗也以烈祖爲
成湯則下言及爾斯所爲及中宗之世以烈祖爲中宗則下言
及爾斯所爲及當時主祭之君三說俱通但烈祖之稱已見那
詩則此亦以爲指成湯似有依據且詩頌其子孫而推原於祖
宗之錫福於義當然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顧炎武曰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
高宗之雉雉惕於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則知監于夏王
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

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玄鳥鳳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
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禱而生契故本
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孔氏曰湯受天命所以不致危殆者在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
而諸家或以爲武丁之孫子李氏非之曰豈有頌高宗之詩而
無一語以及高宗乎嚴氏亦曰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已之武
德義未爲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乎按二家之言甚當宜從孔
氏

湯降不遲

鄭氏曰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諸家多從之然頗費解說不若朱
子云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也

爲下國駿厖

毛氏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則曰齊詩作駿駟謂馬也而慶源

輔氏勉齋黃氏證成其說謂上章云爲下國綴旒喻也爲其係屬下國之心也此章云爲下國駿厯亦喻也謂其負載下國之任也其辭甚辨然馬豈所以比先祖終不若從古注爲安也
實維阿衡

劉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嚴氏曰上言天命諸侯朝于天子此章言天命天子以察諸侯天命高宗監諸侯之國有嚴敬其民賞不敢僭刑不敢濫不敢怠違者則命于下國而封殖之以福也按此說本王氏

毛詩日箋卷六

右毛詩日箋六卷 國朝秦松齡撰按松齡字留仙號對巖無錫人順治乙未進士改庶吉士以江南奏銷案罷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官至左春坊左諭德是編以紫陽集傳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多不依小序而精擇毛鄭舊說以會粹於歐蘇王呂程李輔嚴諸儒之言而折衷於朱子閒發己意必協於義理之正而於近儒說詩若郝敬何楷顧炎武諸家皆取節焉獨於明嘉靖時所出之子貢詩傳申培詩說排擯不錄一語其於古書之真偽昭然分白黑而別淄澠其識甚卓康熙庚辰宋商邱序而梓之宣統辛亥正月元旦武進盛宣懷跋

手書日記

